讀禮通考

□仁12
1062
105

讀 十五

門 12
號 1062
卷 105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四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充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臣秦蕙田

喪儀節十七

容體

周禮地官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六儀四曰喪紀之容

注喪紀之容
涕洟翔翔
王昭禹曰喪紀之容非特衰絰杖屨之設而已必期乎哀

玉藻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蘭蘭注纍纍羸憊貌顛顛憂思貌瞿瞿梅梅不審視貌言語略視之僥喪容瘦瘠纍纍然顏色憂思顛顛然不舒暢也瞿瞿驚遽貌梅梅猶微昧也蘭蘭猶絲絲聲氣微細也
陳祥道曰喪容纍纍總言之也色視及言悉言之也顛顛憂思之貌梅梅於義無取意當為晦亦以哀故視不明也
方慤曰纍如纍紲之纍言憂心有所拘繫家語言喪家之狗亦曰纍然者以此
色容顛顛言其色之顛毀而不能立也問喪所謂如壞牆然者以此言容蘭蘭者謂憂營於內而言不能繹也

輔廣曰纍纍欲落之意憂悴而不能自營也顛顛如字
纍纍顛顛皆隤落崩壞之貌繭蘧蒙結而未有緒也
陸佃曰顛顛摧殞貌梅梅悲酸貌蘧蒙未有
緒之貌張則瞿瞿收則梅梅經曰見似目瞿

檀弓喪事欲其縱縱爾注趨事貌吉事欲其折折爾注安舒貌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注謂太疾鼎鼎爾則小人注謂太舒君子蓋猶猶爾注疾舒之中

陳澔曰縱縱給於趨事之貌折折從容中禮之貌喪事雖急遽而不可陵躐其節吉事雖有立而待事之時亦不可失於怠惰若騷騷而太疾則鄙野矣鼎鼎而太舒則小人之為矣猶猶而得緩急之中君子行禮之道也

間傳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注有大憂者面必深墨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疏苴是黧黑色止平停不動也大功轉輕心無動故貌不為之變又不為之

傾若止於二者之間小功緦麻其情既輕哀聲從容於理可也

方慤曰孝子之情在內者既極其哀則形於外也亦為之不美故斬衰則服苴以表之故曰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以其所表如此而貌亦宜如之故曰斬衰貌若苴枲亦苴也蓋謂牡麻爾其為布稍精於子麻上言斬衰服苴則知齊衰而下服枲矣且齊衰既以緝而齊其下為義則其服緝之枲固亦宜矣其服如此貌亦宜如之故曰齊衰貌若枲以其哀既殺於斬衰故貌不若苴之惡也

喪記君子衰絰則有哀色

方慤曰衰者齊衰斬衰絰者首絰腰絰是皆喪服也
葉夢得曰君子之於喪無不哀非特衰絰而後有哀色也

曲禮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注為其廢喪事形謂骨見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注常若親存隧道也○疏毀瘠羸瘦也形骨露也若祔祭以後即得升阼階知者士虞禮卒哭以後稱哀子祔祭稱孝子祔祭如饋食之禮既同於吉則得升阼階也然雜記云爭者入主人升堂西面此未葬得升阼階者敬異國之賓也門隧門之中道也

方慤曰毀瘠不形慮或至於滅性喪其明焉雖聞樂不樂然不可以過哀而雜記言視不明聽不聰君子病之者以此

呂大臨曰君子執親之喪其哀慕之至如不欲生所以致毀者僅至於不死而已然先王制禮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毀瘠形視聽衰幾於滅性矣非特然也送死之大事且將廢而莫之行則罪莫大焉此君子所以不敢過也君子之居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若父存焉而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執人子之禮而不忍廢也士喪禮既啓極遷于祖主人從升

自西階既葬反哭入升自西階此不由阼階之節也

徐師曾曰先王制禮教民無以死傷生故毀瘠形視聽衰則禁之所以防賢者之過也事死如事生故由阼階當門隧則禁之所以全不忍死親之心也

雜記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注顏色稱其情當須毀瘠也戚容稱其服當須憔悴也

方慤曰敬足以盡禮故爲上哀足以盡情故次之瘠足以盡容故爲下顏色在乎面目而面目者情之所見也故顏色稱其情戚容兼乎四體者服之所被也故戚容稱其服顏色稱其情者以外稱內也戚容稱其服者以本稱末也情有悲哀隆殺之別服有齊斬重輕之殊外不稱內之隆殺則爲僞矣本不稱末之輕重則爲野矣

陳澔曰附於身附於棺者皆欲其必誠必信故敬爲上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故瘠爲下也

喪服四制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面垢而已

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

檀弓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注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求猶索物○

疏事盡禮屈爲窮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急遽之容也瞿瞿眼目速瞻之貌求猶覓也貌恒瞿瞿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然也皇皇猶栖栖也栖栖皇皇無所依託如望人來而人不至也至小祥歎慨日月若馳之速也至大祥而寥廓情意不樂而已

方慤曰下篇述顏丁之居喪則言皇皇於始死言慨焉於既葬問喪則言自上古至於反哭所言不同者蓋君子有終身之喪思親之喪豈有降殺哉先王制禮略爲之節而已故其所言不必同

馬晞孟曰親始死惻怛痛疾傷腎焦肺而其志懣氣盛烈涌無數故曰充充如有窮在牀爲尸在棺爲柩而人子之心猶望其反及既殯也尸柩不可見魂氣不可復而欲冀其聲容之髣髴又不可得則忽焉失之矣故曰瞿瞿如有求而弗得窴則在宮葬則在野宮則猶近雖不可復生然日有所據依求索之及葬於野則遠矣而魂氣無所依焉入門弗見也上堂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不可復見已矣於是爲甚有虞以迎之祔以安之然猶不知鬼神之格歟故曰皇皇如有望而弗至

毀不危身爲無後也注危身謂憔悴滅性

顏丁善居喪注顏丁魯人　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注從隨也慨憒貌

方慤曰皇皇言心無所依望望言形無所跂此淺深之別也其反而息言葬反而亡於是爲甚心與形俱息也息與瘁言我心則休同義言其極而不可加故也

陳澔曰息猶待也不忍決忘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待親之反也

蓋葬者往而不反然孝子於迎精之時猶如有所疑也

吳澄曰親之始死如有一物失去求索之而不能得故皇皇焉及其既殯如有一人前行已隨其後追逐之而不能及故望望焉既葬謂迎精而反在路之時

如親已還反至家已尚追逐不及力已疲倦行不能前而暫焉休息言其悵怳不安之甚故曰慨焉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注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注言笑之微

君子以爲難注言人不能然○疏凡人喪親不由聲也今子皐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吳澄曰泣謂目有淚凡人號哭之時目有淚出子皐雖當不哭時默思其親目亦有淚如血之出經三年之久如此人大笑則齒本見微笑則齒見未嘗見齒言其未嘗微笑也

雜記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陳澔曰見人貌有類其親者則目爲之瞿然驚變聞人所稱名與吾親同則心爲之瞿然驚變喪服雖除而餘哀未忘故於弔死問疾之時戚容有加異於無憂之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言其哀心誠實無僞也其餘服輕者直道而行則不過循喪禮而已

胡銓曰路隋父死母告以貌類父終身不引鏡边於目瞿劉温叟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近於心瞿

哭踊

儀禮喪服傳斬衰哭晝夜無時既虞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哭無時疏哭有三無時始死未殯已前哭不絕聲一無時既殯已後卒哭祭已前昨階之下爲朝夕哭在殯中思憶則哭二無時既練之後無朝夕哭唯有廬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三無時也朝一哭夕一哭而已者此當士虞禮卒哭之後彼云卒哭者謂卒去廬中無時之哭唯朝夕於昨階下哭喪中三無時哭外唯此卒哭之後未練之前是有時之哭故云而已

既夕記哭晝夜無時注哀至則哭非必朝夕○疏此謂

故繼公曰哭無時者既練又變而不朝夕哭唯哀至則哭而已此哭亦在次中凡哭有三無時二有時始死未殯以前哭不絕聲一無時也既殯以後昨階下朝夕哭之外有次中晝夜無時一無時也既練之後無朝夕哭唯哀至則哭而已者三無時之哭二無時也既殯之後卒哭之前朝夕哭於昨階下一有時也卒哭之後未練之前朝夕哭於次中二有時也

檀弓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注算數也○疏撫心爲辟跳躍爲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懣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爲準節準節之數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爲一節士合死日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小斂朝一踊至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爲三踊也大夫五踊合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七踊合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明日襲又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合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至五日小斂爲二其間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踊也大斂之朝乃不踊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鄭注云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

是也

方慤曰有算則有節有節則有文無節則質故謂之節文

雜記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注公君也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婦人居間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疏諸侯去死日五日而殯則合死日六日也七踊者始死一踊明日襲明日朝又明日小斂朝一踊為四也其日晚小斂時又一踊是小斂日再踊就於前三日為五也小斂明日踊又踊為六也至明日大斂之朝不踊當大斂時乃踊凡為七踊也大夫五者大夫三日殯合死日為四日始死一明日襲朝一又明日小斂日再小斂明日大斂凡五也士三者士二日殯合死日數也始死一小斂朝不踊至小斂時一又明日大斂一是凡三也婦人皆居間者謂婦人與丈夫更踊也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踊踊畢賓乃踊婦人居賓主之中間也又云皆居間者言皆於貴賤婦人悉居賓主間也然親始死及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謂為一也禮有節之踊每踊輒二者三為九而謂為七五三者九而謂為一也

陸佃曰公五日而殯踊七日大夫三日而殯踊五日其始死之日踊既殯之後一日猶踊若士三日而殯踊三日則其既殯之後一日不踊歟三五七然後有間士三踊婦人居間言皆三無又間故也然則婦人居間若公七踊其一踊又二日甲一踊大夫倣此

方慤曰為貴者踊則多為賤者踊則少此重輕之別也

乾學案陸氏之說其解七踊五踊三踊理或有然至婦人居間之解則穿鑿而不經不若孔疏之為有據也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

陸佃曰疏衰大功文也踊絕不絕情也伯叔母之喪文至而情不至姑姊妹之喪文不至而情至知此者則凡於禮知由於內也

吳澄曰喪禮有情有文誠於中者情也形於外者文也伯母叔母之疏衰期其文降於大功矣然義服之情輕於骨肉故踊不絕地其哀淺也姑姊妹之大功九月其文殺於疏衰矣然骨肉之情重於義服故踊絕於地其哀深也知此二者則知哀之淺深由乎其中之情也豈由乎外之文矣哉陸說優於鄭注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注言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像

喪大記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注曰孝子踊節○疏此一經明孝子貴賤踊節也

吳澄曰貴賤謂君大夫士之禮皆同大斂當此之節則孝子必踊也

徐師曾曰此記踊節有七君大夫士所同也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不在此節鋪者先在外斂者先在上

乾學案此章凡七踊小斂大斂皆然也據此則孔氏解三踊五踊七踊謂士小斂一踊大斂一踊大斂時一踊之說恐未必然

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注外無哭者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踰月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疏外即中門外堊室中也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也內中門也禫已縣入音於庭是樂作矣故門內不復哭也

問喪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注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日中而虞也

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注言聲無節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注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與此違者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為節此在襲斂之時可以制禮故哭踊有節也所以知然者曾申之問於哭時故知舉重時答也此所言哭踊有節節哭之時在於哭時故知舉重時答也此所言哭踊有節節哭之時在於後也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注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注節哭踊有以故興物者注衰絰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注哭踊無節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注咏謳也咏斯猶注猶搖謂身動搖也猶斯舞注手舞之舞慍注怒也慍斯戚注戚憤恚也戚斯歎注歎吟息也歎斯辟注辟拊心也辟斯踊矣注踊躍也品節斯斯之謂禮注舞踊皆有節乃成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注絞衾尸之飾蔞翣柳衣之牆飾周禮蔞作柳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注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

食反虞之祭

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注譬病也○疏

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微殺也賢者喪親必致滅性故制三日而食哭踊有數以殺其內情使之俯就也何脩云哭踊之情必發於內謂之微微者不見也興起也物謂衰絰也若不肖之屬本無哀情故爲衰絰使其視物思哀起情企及也引由外來故云興物也然衰絰之用一則爲孝子至痛之節二則使不肖之人企及今止說興物以對微物之故若直肆己情無哭踊節制乃是夷狄之道以下極言哀樂之本喜皆外境會心則懷抱欣悅但始發俄爾則鬱陶之謂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人若外境會心則懷抱欣悅但始發俄爾則鬱陶未暢鬱陶轉暢則口歌咏之歌咏不足漸至搖動身體搖身不足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慍怒也外境違心之謂凡喜怒相對哀樂相生故若舞而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則怒生怒生由於舞極故云舞斯慍也慍斯戚者戚憤志也怒來觸心故憤志也憤志轉深因發吟息吟息不泄故至拊心拊心不泄乃至跳踴生若怒而不節從戚至踊踊極則反也節制節也斯此也若喜而不節自陶至舞俄頃而慍舍譬擊亦哀之極也品階格也節也踊極則笑故夷狄無禮朝殫夕歌童兒任情倏啼倏笑今若品節此二塗使舞舞有數有數則久長故云此之謂禮

劉敞曰人舞宜樂不宜更慍又不當漸至辟踊此中間有遺文矣蓋本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咏矣自喜而下五變而至踊自悲而下亦五變而至踊

方慤曰陰陽之理憂樂之情固常如此則禮雖經而爲三百曲而爲三千不過品於斯節於斯而已品於斯故所施之上下有常節於斯故所處之多少無失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

胡銓曰咏斯猶解作君子蓋猶猶爾之猶鄭讀爲搖動恐非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注謂既練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疏禮哭無時朞三種一是初喪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一是殯後除朝夕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哭或一日二日而無復朝夕之時也此云哭無時謂小祥之後何以知然下云使必知其反是其時可爲君所使服金革之事也反還也若爲使還家當必設祭告親之神令知其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注謂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者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公平傳亦言期不使則期外可使也

祭義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注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

郊特牲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

雜記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

徐師曾曰此記居喪遇禁之禮國有大祭祀而禁哭以敬神也爲人臣子不奉禁固不可奉禁而廢奠亦不可必止哭以盡奉公之義而於朝夕奠時自爲阼階下之位因仍禮節之故事而行以盡事親之仁則兩全而無害矣

間傳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existing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

者也 注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傷聲餘從容也○疏斬衰之哭一舉而至氣絕如似氣往而不却反聲也哀容可著有小功緦麻其情既輕哀聲從容於理可也

方慤曰往而不反言氣欲絕而不能生也傷則哀之餘聲也夫哀之所感天性然也孝經言喪親曰哭不傷故此至大功始有傷也哀容則其哀從容而不迫也

檀弓孔子惡野哭者 注為其變衆○疏哭非其地謂之野為變衆故惡之也

張子曰為有服者之喪不哭諸家而哭於野是惡凶事也所知自當哭於野又若奔喪者安得不哭於道

方慤曰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孔子之所惡者以其如此故家語之文則連言之孔子嘗言所知吾哭諸野若此所謂野豈其惡之哉

胡銓曰謂哭不以禮為野

子蒲卒哭者呼滅 注滅蓋子蒲名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疏唯復呼名冀其聞名而反哭則敬鬼神不復呼其名

孟子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注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則效其哭

顧氏家訓禮聞傳云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偫小功緦麻哀容可也孝經云哭不偫皆論哭有輕重質文之聲也禮以哭有言者為號然則哭亦有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哀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期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

唐書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比聞京城士庶居父母喪者乃有信巫書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辭於弔問拘忌輟哀敗俗傷風極乖人理宜令州縣教導齊之以禮典韋挺傳時乘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為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雇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

張公謹傳公謹卒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日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

呂才傳世之人為葬巫所惑謂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弔

斁禮傷俗不可爲法

循吏傳陳思忠居父喪詔奪服客往弔思忠辭以辰日不哭薛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論

開元禮卒哭之後朝一哭夕一哭周而小祥止朝夕之哭哭無時哀至則哭大祥之後外無哭者禫之後內無哭者政和禮同書儀家禮哭泣之節俱率略不備無可考

長編至道三年九月閤門奏每月朔望羣臣赴萬歲殿哭臨十月朔在壬辰請改用九月晦上問呂端曰此何禮也端曰陰陽家以辰日爲哭忌上曰哀疚之情寧有所避乎不許

李濟翁資暇錄辰日不哭前哲非之切矣國朝又有故事誠爲不能明矣今抑有孤辰不哭其何云邪

呂神禮問古者既虞前辟柱楣疏食水飲朝夕一溢米者何曰節之也人子之心無窮也制禮者曰死者既棺椁斂而窆不可起矣生者不節是以死傷生矣故

節之也故文廟之喪九虞畢唯與朝夕奠也今人夫士既虞遂罷朝夕哭庶人既七遂罷朝夕哭則又厚自薄也○哭晝夜無時傷腎乾肝焦肺如中路嬰兒失其母也安得復見其形容聞其聲欬哉不可得矣十五舉聲爲臣民設也漢景帝曰行之宮坤四禮疑哀極擗踊有哀極而不擗踊者有甚於擗踊者有擗踊而不哀者以文飾情制爲節數情乎哉○哀極則擗踊哭者之自然也有哀極而嘔血者有幾絕復甦者有觸頭者有臥地者至哀無容何獨擗踊爲哀而制爲多寡之數輕重之節將孝子且哭且數乎人將代爲之數乎躬者之擗不能如壞牆將謂之不哀乎婦人擗可也北土婦女裹足將不一踊而仆乎情本自然作而致之使男女相率而矯強必有笑於郭金之哭父也以手爬地十指肉擷下以失真哉此必後進之禮樂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傷之矣○又代哭何情也能生死乎吾哭而使人代之果於死無裨也安用代爲○哭生於哀之不容已非僞爲也故禮有哀至則哭不作而致之又云哭盡哀不強而抑之蓋哀以一痛而盡則情以一痛而息無以感之苟有可已之哭而況五服以次相漸代哭不計其情之戚而唯欲其有聲此何爲者古有懸壺則僞之甚矣不意聖人以誠教人世道以真寧哭此真情也制爲哭情乎○禮始死不哭既含乃哭奔喪望其州境縣境其城其家皆哭又入門拜興拜興而後擗踊而後擗踊既成服四拜而後擗踊尤爲無謂愚謂當入門擗踊而後拜拜而後興拜興而後擗踊皆以禮爲情最失自然之初意至於奔喪未成服入門再拜而後擗踊既成服四拜而後擗踊尤爲無謂愚謂當入門我之親知而至靜而至夕昏而至有六不至氣弱甚不至大慟後不至見不傷之人不至無感不至朝不至冗不至即不至見弔客不可無哀聲哀者以衣擁口哭者兩口相向不必以涕淚之有無多寡占孝思之淺深也故臨喪者皆宜哀亦不必以無涕淚而不哀也○男女不識皆哭不相哭弔生而已五服之親無識不識皆哭

飲食

儀禮喪服傳斬衰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食疏食水飲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注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疏孝子遭父母之喪水漿不入口三日之後乃始食朝夕各一溢米而已地未虞以前渴亦飲水而已也注謂復平生時食者此食爲飼讀之不得爲食噎之知者天子以下平常之食皆有牲牢魚腊練後始食菜果未得食肉飲酒何得平常時食明專據米飯而言也以其初據一溢米而言既虞飯疏食食亦米飯也此既練後復平生時食亦據米飯而言以其古者名飯爲食與公食大夫者同音也

故繼公曰溢未詳小爾雅曰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一掬一升也楊悟曰溢一手所握也握容溢必有溢於外者故云溢米

既夕記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注不在於飽與滋味粢糜也實在木曰果在地曰蓏○疏不在於飽者案周禮廩人中歲人食三鬴注云六斗四升曰鬴三鬴爲米一斛九斗二升三十日之食則日食米六升四合今日食米二溢二升有餘是不在於飽

乾學案鄭注以二十兩爲一溢而王肅劉逵袁準孔衍葛洪之徒皆云滿手曰溢據鄭說則朝暮各一溢爲米二升有奇古一升大約當今三合爲米亦六合有奇以此爲朝暮兩粥似不爲少原古人立言之意自必舉其至少者而言豈有日食米六合尚得謂其少乎則王劉諸人之言庶乎可信而賈乃引周禮人食三鬴之說以日食二升爲見少何也至陳氏可大集說截去鄭注一升二字而直指爲二十四分升之一吾不知其何解矣

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注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妾也同言無算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疏謂所食之米也食之無算者言居喪困病不能頓食隨須而食故云無算疏麤也食飯也士賤病輕故麤米爲飯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亦疏食水飲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
疏食水飲注室老其貴臣也士亦如之注如其子食粥
衆士所謂衆臣　妻妾疏食水飲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
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注果瓜桃之屬○疏熊氏曰既葬
哀殺可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也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簋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
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注盛謂今時杯杅也簋竹筥也歠者不
盥手飯者盥簋或作簨○疏不盥者以
歠粥不用手故不盥飯盛於簋以手就簋取飯故盥也食菜以醯醬者謂練而食
菜果之時用醯醬也先飲醴酒文承既祥之下謂祥後也然間傳曰父母之喪大
祥有醯醬禫而飲醴酒二文不同者庾氏云蓋記者所聞之
異熊氏云此據病而不能食者練而食醯醬祥而飲酒也
徐師曾曰乾肉味淡醴酒味薄先
食飲之不敢遽御醇厚之味也

乾學案杜君卿理道要訣曰周人尚以手搏
食故記云共飯不澤手豈若後代用匕箸乎
此疏云以手就簋取飯正周俗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
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妻九月之喪
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注食肉飲酒亦謂
既葬○疏三不食
者謂義服也其正服則一日不
食也故間傳云齊衰二日不食
徐師曾曰三不食謂當食時三次不食是一日不食爾非
三日不食也不與人樂之不以酒肉與人共食爲歡樂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
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注義服恩輕也故
主者關大夫及君也○疏壹不食謂總麻再不食謂小功并言之也容殤降之總
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故總以壹不食再不食結之間傳云小功總麻再不
食殤降
者也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注謂性不能者
也　可食飯菜羹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
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注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色亦不可○
疏葬後情殺可從尊者尊也君食之謂君食臣
也大夫謂大夫食士也父友謂父同志者也其人並尊若命之食則可從之食也
不辭粱肉者雖以粱米之飯及肉命食孝子食之若酒醴飲之則變見顏色故辭

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疏士與其執事謂平生曾與亡者共執事今與喪所則助斂若不經共執事則衰惡之不使斂也生經有恩死又爲之斂故爲之廢壹食徐師曾曰若士之喪士之友來與其喪事則爲之斂其情與執役者不同故不但哭而又爲之壹不食義隆而哀勝也

間傳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疏齊衰二日不食者皇氏謂正服齊衰也喪大記云三不食者當是義服小功也與此不同緦麻再不食謂小功緦麻再不食者人記壹不食再不食則是壹不食謂熊氏云異人之說故其義別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注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即御厚味○疏大祥之

節食醯醬則小祥食菜果之時食醯醢醬也故喪大記云小祥食菜果以醯醬此云禫而飲醴酒食肉喪人記云祥而食肉者異人之說故不同也醴酒味薄乾肉又澁所以先食之以喪初除孝子不忍即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也

檀弓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注爲曾子抑之繼以禮抑之

陳祥道曰先王制爲喪親之禮其服衰止於三年其哭泣止於三日其水漿不入口止於三日蓋三日可以怠而食三月可以解而沐三年可以祥而除使過之者俯而就不及者跂而及若以親之恩爲剛極吾之情爲無窮徇其無窮之情而不節之以禮則在己不可傳在人不可繼是戕賊天下之人而禍於孝也此曾子所以不爲子思取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既而悔之況吾日乎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注勉強過禮子春曾子弟子

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注惡乎猶於何也○疏吾悔之者悔其不以實情勉強而至五日吾母死而不得吾之實情矯詐勉強爲之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

黃裳曰禮制雖云三日而曾參喪親不食十日子春心慕師道執親之喪五日而後食既而告人曰吾悔之自是吾母之喪不能及於七日是不得盡吾哀痛

之情以報罔極之恩更於何處盡
用吾哀痛之情歟悔不及七日也
張氏曰三日不食禮也子春既悔其過而
又言情之所至如此所謂賢者過之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
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
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
者乎哉我則食食注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武伯
之子名捷三臣謂仲孫叔孫季孫氏君有時不盡忠喪
又不盡
禮非也
應鏞曰季子之問猶有君子補過之心
孟孫之對可謂小人而無忌憚者矣

雜記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
絰而受之注受之必正服明不苟於滋味○疏衰絰而受之者雖受之而不
得食也尊者食之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故喪大記云不辟梁肉
若有酒醴則辭是也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注薦於廟
貴君之禮

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
哭遺人可也注言斬衰之喪重志不在施惠於人

方慤曰心有所樂然後以物遺人喪
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者郤之爲不恭故也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
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
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
死注君子病之病猶憂也疑死疑猶恐也
方慤曰禮所以制中飢而廢事飽而忘哀皆非中道故皆以爲非禮然廢事
所以當大事則飢而廢事尤爲非禮矣君子病之以其不足以當大事也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
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注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爲食而往則不可黨猶
親也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疏親族不多則其食有限若非類而
飧食則無復限數必忘哀也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注功衰
齊斬之末也
呂大臨曰功衰亦卒哭之受服問傳父母之喪飽慮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與此文正合疏食水飲其飲不加鹽酪故曰飲水漿無鹽酪也不能食食鹽酪可也者喪大記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蓋人有所不能亦不可勉也

陸佃曰鄭氏謂功衰齊斬之末
末者齊衰既葬斬衰既練之後

問喪親始死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疏不舉火者哀痛之甚情在不食也旁親以下食不可廢故鄰里爲糜粥以飲食之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

大戴禮斬衰菅屨杖而歠粥者志不在於飲食

開元禮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既成服父母之喪食粥朝米四合暮米四合不能食粥則以米爲飯婦人皆以米爲飯卒哭之後疏食水飲周而小祥始食菜果飯素食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又周而大祥食有鹽醬禫之後始飲醴酒食乾肉○三年之喪如遺之酒肉則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之而薦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父母之喪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三年之喪既葬尊者遺之食則不避粱肉若酒醴則辭

司馬氏書儀凡初喪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或一不食親戚鄰里必爲糜粥以飲食之尊長勉之強之亦可少食足以充虛續氣而已既斂諸子食粥妻妾及期九月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五月三月之喪食肉飲酒既葬不與人樂之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小祥食菜果大祥食肉飲酒期九月之喪既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若有疾雖父母之喪食肉飲酒疾止復初五十不極毀瘠六十不毀瘠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儀禮記曰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衰事非禮也飢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強忍致疾亦非聖人之所許也人或體羸不能二日不食者量食粥可也粥不能飽者既葬食菜茹醯醬可也喪大記曰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注謂性不能者可食飯菜羹彼瘠食

朱子語類問喪之五服皆有制不知飲食起居亦當終其制否曰合當盡其制但今人不能行然在人斟酌行之○問居喪尊長強之以酒當如何曰若不得辭則勉徇其意亦無害但不可至沾醉食已復初可也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曰當起避○朱子於長子大祥先十日朝暮哭諸子不赴酒食會近祥則舉家疏食此日除祔朱子累日顏色憂戚

齊東野語凡居喪者舉茶不用托雖曰俗禮然莫曉其意或謂昔人托必有朱故有所嫌而然要必有所據宋景文雜記云夏侍中薨於京師子安期他日至館中同舍謁見舉茶托如平日衆頗訝之又平園思陵記載阜陵居高宗喪宣坐賜茶亦不用托始知此

粥也猶可食菜羹況既葬應疏食者至於餅餌亦無傷但勿食肉飲酒斯可矣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奔昭帝喪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居喪無禮何曾面折籍於文帝曰籍以重哀飲酒食肉宣濳之四裔宋臨陵王義真居武帝憂於齋內別立廚帳為劉湛所譏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日猶食雞曜其官屬潘起非之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為異事是流俗之弊猶未甚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酣然無愧人亦恬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齎酒餚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餚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喪葬賓贊則以樂導輀車而號哭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如此文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食肉飲酒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忿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氣血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爾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

朱子家禮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親戚鄰里為糜粥以食之尊長強之食可也成服之日諸子食粥妻妾及期九月疏食飲水不食菜果五月三月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及葬期九月之喪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既卒哭主人兄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小祥始食菜果大祥飲酒食肉 家禮原本載大祥飲酒食肉節

明會典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既成服喪主及兄弟始食粥妻妾及期九月者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既卒哭喪主兄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始食菜果大祥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葉盛水東日記居喪之禮不可不勉人固有體氣素弱不能常去肉食者禮亦許之然亦不得已爾至若寢苫於地東南卑濕決不可行食去鹽酪亦非南人所堪如此之類小有出入固有不得已者若夫飲酒及廣設殽羞以至招客赴食之類乃可以守禮而不守者亦是近世禮法陵夷遂至於此汝輩各宜勉之若不能人人皆行則行者自行而已兄弟相駭亦無如之何也

王庭相集居喪見人乎曰記有之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贄推父母之喪不避溺泣而見人將弔人乎曰記亦有之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將遣人乎曰記亦有之有服人召之食弗往大功以下既葬而往將遣人乎曰記亦有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將食於人乎曰記亦有之喪四者皆不行焉古之道也非其黨弗食也曰父母之喪四者皆不行焉古之道也敢問今之人宜何如曰禮者以情制者也使宜於人情焉亦猶夫行古之道也是故士之居於鄉也事有必見人者況庶民乎既葬焉不得已而有爲雖見

人可也見人而人食之雖食亦可也非以其召而食之也三年之內曾幾何必請見人而人食之乎則夫食於人者亦可也父母之喪既葬焉五服之喪服其服而往哭之可也因以弔其孤亦可也禮尚往來人情之相望也久矣不可返之道也果吾之舊與友焉既葬而往哭之可也因以弔其孤亦可也

賀欽醫閭集憲廟喪先生於書舍率子弟門生齋宿有別館生三人以市無肉買豕殺而食之先生怒而責之

呂柟禮問三日始食粥三日之前不能粥也朝夕皆溢米溢米之上不能加也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後魏孝文帝食飲不入口者五日後周武帝溢米累日嗚呼悲哉俗也唯有以生爲憂者矣故有以死爲樂者矣又曰民不知生故不知死則豈民之罪哉

呂坤四禮疑三日不食禮也孝子度身度親度事人子侍親病篤之時常幾日不遑寢食形神憔悴始哭者盈門三日擗踊無數兼之三日之內棺椁衣衾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勞心悴體百務應酬而又不食焉恐此身將不勝喪矣故當量其身之強弱強則曾于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亦無過分之事若勉強三日至不勝喪甚者血氣羸弱之人致疾滅性死者有知於心安否若父在喪母母在喪父父母命之食或期功尊者強之食食可也若力量有餘自當守禮○又居喪下痞故食粥濟以菜羹尊賜不避粱肉體死者必至之情而愛其遺體也酒醴則辭無乃僞乎親吾親也非以爲人非以爲禮非以爲吾也力能則禮爲重重禮非爲禮不忍忘親也重身非爲身憂體親心也故禮有食粥不下者濟之以羹尊者之賜雖粱肉不避或強以酒不可

至醉此禮中之情也乃有梁肉不避酒醴則辭為見顏色之說豈以梁肉為可欺人乎此非君子之言也故尊賜暫食酒肉食已如初有疾暫食酒肉疾已如初古有拘於節文而固違親力不勝禮而竟以喪死者君子謂之不孝謂其全已之名而拂親之心也此非為忘哀者開徑竇事死如事生重實不及文爾若弃禮者以此為借口豈能欺君子哉

華氏慮得集居喪茹素非為亡者作福乃是人子痛哀其親不忍飲酒食肉衣綵行樂爾俗造素食反奢於葷尤不可也素者淡薄之云爾大槩不問葷素但是美味皆不當入口痛念之至情自不安也唯衰老之人須得滋味適養者少用以資之不純於枯淡亦不可恣食盛饌及宴樂也

仇氏家範喪事不得用樂服未闋者不得飲酒食肉違者不孝詳見家禮

言語

喪服四制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言不文者謂喪事辨不所當共也孝經說曰

言不文者指士民也

徐師曾曰既曰君不言矣而又曰言不文者何也蓋不言者謂百官能體君心以具百物不待言而事行者也若臣下不能如此則必言而後行但不文其言辭爾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

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注此謂與賓客也唯而不對發口也○疏禮斬衰之喪但稱唯而不對他者為之應耳言謂先齊衰但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也緦小功得議他事但不能及於樂也

喪大記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既練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注此常禮也○疏未葬不與人並立既葬後可與人並立也猶不羣立兩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既可並立則諸侯可得言天子之事而猶不自言己國事也公君也大夫士葬後亦得言君事而不可言私事也庾氏云曾子問三年之喪練不君事立不旅行此言既葬而與人立得為常禮者鄭以下經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是權禮故以此經不言國事及不言家事大判為常禮也且曾子問據無事之時故不羣立不旅行此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也

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注言言己事也為人說為事行者得言己事不得為人語說也有問者得對而不得自問於人此謂與有服之親者行事之時若賓客疏遠者言則問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也

問傳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

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注議謂陳說非時事也○疏唯而不對者皇氏以為親始死仰唯而已不以言對案雜記云三年之喪對而不問謂在喪稍久故對也言而不議者大功稍輕得言他事而不議論時事之是非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彼謂言己事故鄭注云言言己事也為人說為語與此言異也

曲禮居喪不言樂注非其時也

儀禮既夕記非喪事不言注不忘所以為親○疏喪服四制云不言庶人面垢而已則天子諸侯有臣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事行者杖而起言而事行此士禮亦言而事行故非喪事不言也孝經云言不文亦據大夫士也

孝經言不文注不為文飾

白虎通德論喪禮不言者何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謂士民

開元禮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故喪事不言樂非其時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而見人言重喪不行求見人人來求見己可以見之不避涕泣言至哀無飾也非喪事不言言而不語對而不問為人說為語

顧炎武謂陰考書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禮記作諒闇論語作諒陰義同而字異鄭康成杜楫翦屏之說迂回未盡杜元凱以為天子三年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亮陰居心喪其意以亮陰是既釋齊斬之服而服心喪之名也雖援引經傳亦難盡信朱子論語注以為天子居喪之名及見後漢梁太后增封濟北王詔曰先帝晉山濤傳詔曰山太常雖尚居諒闇以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愛未之聞也孔安國書傳亮訓信陰訓默二字乃形容其不言之實疑即記所謂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又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故喪事不言樂孝經言不文皆亮陰之義也可通臣下言之子曰句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正謂此也晉孫綽表哀詩序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亦一證也

拜稽顙

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擘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擘六曰凶擘七曰奇擘八曰褒擘九曰肅擘以享右祭祀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于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吉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凶拜為吉拜凶拜俯下于今時稽首是也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之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一拜荅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亭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讀為侑侑勸尸食而拜還依四種正拜而為之也褒者相因而為之空首也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頓首者謂空首之時引頭至地乃頓至于是為空首也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頓首者謂空首者先以兩手拱

至地首頓地即稽故名頓首稽首也此三者止拜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頓首平敵自相拜之拜空首君荅臣下拜知義然首案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是諸侯於天子臣於君稽首禮之正也若諸侯相於大夫之臣及凡乎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也如是差之君拜臣下當從空首拜其有敬事亦稽首故大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大子發拜手稽首是其君於臣稽首拜手稽首不敢不敬大之休者此即兩相尊敬故皆稽首九曰肅拜者拜中最輕唯軍中有此婦人亦以肅拜為正其餘五者附此四種正拜四曰振動附稽首五曰吉拜附頓首六曰凶拜亦附稽首七曰奇拜附空首八曰褒拜亦附稽首以享結之者祭祀事重故舉以言之稽首至地則舉故以叩地言之謂若以首叩物然空首所謂拜手者即尚書拜手稽首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喪拜而云吉者對凶拜為輕此拜先作頓首後作稽顙顙深是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齊衰不杖以下者以其杖衰入凶拜中故雜記云父在為妻不杖已下也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喪吉拜謂齊衰不杖已下也凶拜又擅弓云稽顙而后拜順乎其至孔子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故知謂三年服也杜子春解振動奇拜之義後鄭皆從之鄭大夫云奇拜一拜者謂君拜臣下案燕禮大射有一拜之時後鄭從之褒讀為報謂再拜是也後鄭亦從之鄭司農云肅拜今時揖推手曰揖引手曰撎為事故敢肅使者左傳文案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郤至見客以弓是軍中有肅拜法玄謂振動謂桑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案中候我雒云李秋

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鄭至昌戶再拜稽首受今文大誓得火烏之瑞王動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同為稽首拜也一拜荅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增鄭大夫之義知拜神與尸者案特牲禮祝酌奠于鉶南主人再拜祝在左也再拜於尸謂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是也天子諸侯亦當然或解一拜荅臣下亦據祭祀時故也享謂朝覲饋獻者以祭和二灌之後唯有朝踐饋獻稱獻也侑勸尸食而拜者案特牲尸食祝侑主人拜故知侑尸時有拜也

世婦尸王后有摠事於婦人則詔相 注拜拜謝之也喪大記曰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疏上言大喪下言后之拜事則所拜者為大喪而拜故引喪大記為證但喪於堂上可知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宋公過鄭鄭伯問禮於皇武子武子對曰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明二王後夫人得有赴王喪者或夫人家在畿內來歸寧值王喪則弔赴也

檀弓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 注此周之喪拜也頎順先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三年之喪 注此殷之喪拜也頎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

吾從其至者 注重者尚哀戚自期如殷可○疏拜者孝子拜賓也稽顙者觸地無容頎然不逆之意拜是為賓稽顙為己前賓後己頎然而順序也頎惻隱貌先觸地無容頎然不逆之意拜是為賓稽顙為己前賓後己頎然而乃拜賓是為親痛深惻隱之至也

馬晞孟曰記曰三年之喪以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當周之衰人不知喪拜之儀故孔子及之鄭氏以此為殷周喪拜於經無見

陳澔曰拜以禮賓稽顙以自致謂之順者以其先加敬於人而後盡哀於己爲得其序也順者恻隱之發也謂之至者以其哀常在於親而敬暫施於人爲極自盡之道也夫子從其至者亦與其易也

吳澄曰周官九拜之目今約之爲三一曰拜先跪兩膝著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手此拜之正也故得專言拜字者皆謂此拜也此拜是也周官謂之空首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周官謂之吉拜與稽顙二事之中稽顙爲痛之甚者

方慤曰孝子哀痛之容有若手之辟足之踊口之哭目之泣鼻之洟固非一類特不若稽顙之爲甚爾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注隱痛也稽顙者觸地無容○疏孝子拜賓之時先爲稽顙而后拜者哀戚之至痛就拜與稽顙二事之中稽顙爲痛之甚故先行之

雜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注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疏案喪服大夫爲適婦爲喪主父爲己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爲婦杖若父沒母在不爲適婦之主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以杖與稽顙文連不杖屬於父在不稽顙文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陳澔曰大夫主適婦之喪故其夫子不杖若父沒母存母不主喪則子可以杖但不稽顙爾此并言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萬斯同曰諸家以不杖不稽顙屬之於父以不稽顙屬之於母者儀禮不杖章篇言父在則爲妻不杖足知母在可杖但不可稽顙故諸家據此立文也然此但主適子而言衆子則否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注言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則父在贈拜不得稽顙○疏父沒母在稍降殺於父有他人以物來贈己其恩既重謝此贈之人時爲拜得稽顙故云其贈也拜

陳澔曰贈謂人以物來贈己助喪事也母在雖不稽顙唯拜謝此贈物之人則可以稽顙故云稽顙者其贈也拜

用制幣也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 注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是言非爲人喪而問之與人喪而贈之與問遺也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注謂受問受賜者也稽顙而后拜曰喪拜拜而后稽顙曰吉拜

○疏平敵則問卑下則賜三年之喪謂父母長子也其實杖期以上皆爲喪拜非三年之喪謂不杖期以下

方慤曰喪拜吉拜皆爲拜賜與問也

乾學案非爲人喪二句鄭氏謂上有滅脫方氏謂當在遺人可也之下應氏則解作非爲

喪而問也又非爲喪加賜也乃爲己之親爾
不作脫簡說愚謂此二句止訛一非字其下
文固可解也應氏不主喪說將下喪拜吉拜
之文如何連屬乎

喪服小記爲父母長子稽顙注喪尊者及正體不敢不盡禮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注尊大夫不敢以輕待之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注恩殺於父母

○疏重服先稽顙而后拜父母長子並重其餘期以下先拜后稽顙也此謂平等來弔若大夫弔士雖是緦麻之親亦必先稽顙而后拜也婦人爲夫與長子亦先稽顙而后拜其餘否者謂父母也以受重他族其恩減殺於父母

陳祥道曰稽顙猶稽首也禮非至尊不稽首則喪非至重不稽顙矣然有非至重而稽顙者非以其至親則以弔者之尊也故爲妻稽顙以至親也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以弔者之尊也婦人雖父母不稽顙所稽顙者夫與長子而已以所受於此者重則所報於彼者殺也

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尊則不手拜肅拜注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凡拜爾爲尸爲祖姑之尸也士虞禮曰男尸女尸爲喪主不手拜者爲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雖或爲唯或曰喪爲主則不手拜肅拜也○疏婦人吉禮不手拜但肅拜肅拜如今婦人拜也吉事及君賜悉然手拜則周禮空首拜頭至手此云手至地不同首鄭注周禮空首拜頭至手此云手至地不同首此手拜之法先以手至地而頭來至手兩注不同其實一也肅拜是婦人之常而吉禮婦拜扱地以其新來爲婦盡禮於舅姑故也左傳穆嬴頓首於宣子之門者有求於宣子非禮之正也下云爲喪主則不手拜明不爲喪主其餘喪凶事則手拜也周禮坐尸嫌婦人或異故記者明之坐尸謂虞祭若平常吉祭共以男子一人爲尸祭統云設同几是也婦人爲尸或吉拜時但肅拜而不手拜也

陳祥道曰肅拜俯其手而肅之也婦人與介者之拜也手拜者手至地也士昏禮婦拜扱地是也

徐師曾曰肅拜今婦人拜也手拜手至地而頭在手上如今男子拜也婦人以肅拜爲正故有吉事雖君賜之重亦但肅拜而受之或爲虞祭祖姑之尸而坐其荅拜時亦不手拜而但肅拜也若有夫與長子之喪而爲主則稽顙而不手拜由此言之則婦無手拜之時矣其唯有喪而不爲主乎

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者注禮尚往來喪實不荅士不荅其拜士賤○疏弔實不荅拜者本爲助執喪事非行宾主之禮故不荅也士喪禮有實則拜之實不荅拜是也士見己君君尊不荅也

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疏爲後則當拜今不受其勸故不拜所以稽顙者自爲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后拜乃成今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注做孔子也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注嗜貪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注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

張子曰拱而尚右乂手以右手在上也以其姊之喪故如此

二程全書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郤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陳祥道禮書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荀卿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許慎曰頓下首也然則書稱拜手稽首則拜手手拜也稽首首至地也荀卿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稽顙則首至地矣荀卿所謂至地曰稽顙是也太祝言禮之重者則先稽首而繼之以頓首空首振動言禮之輕者則先奇拜而繼之以褒拜肅拜則頓首空首振動重禮之漸殺者也褒拜肅拜輕禮之尤殺者也然則稽首拜手而稽留焉頓首則首頓於手而已空其首而已奇拜一拜也儀禮鄉飲鄉射聘禮士相見凡禮之殺者皆一拜是也肅拜俯其手而肅之也婦人與介者之拜也少儀曰婦人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然則所謂手拜者手至地也士昏禮婦拜吸地是也褒拜介於一拜肅拜之間則禮凶殺矣其詳不可考也稽首首至地也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也然君於臣有所稽首君稱大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周公是也大夫於其君亦有所稽首儀禮公勞宾宾再拜稽首是也蓋君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於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於非其君者尊主人也春秋之時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鄭氏謂稽首頭至地頓首頭叩地空首頭至手褻讀爲報再拜也又引書曰王動色變爲振動之拜此不可考○三年之喪稽顙而后拜所謂喪拜也期以下之喪拜而后稽顙乎其順也以其先致哀故也孔子之時禮廢滋久天下不知後稽顙之爲重而或以輕爲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爲拜上之爲奉而或以泰爲禮故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其至者救泰之弊則曰吾從下凡欲禮之明於天下而已然士喪禮於三年之喪拜稽顙喪大記雜記皆言拜稽顙此謂拜必稽顙非拜而後稽顙也晉獻公之喪秦穆公弔公子重耳重耳拜而不稽顙誤矣

朱子語類問稽顙而後拜拜而後稽顙之義朱子荅曰兩手下地曰拜拜而後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稽顙而後拜開兩手先以首叩地郤交手如常頓首亦是引首少叩地稽首是引首

稽久在地稽者稽留之意稽顙而後拜謂先以頭至地而後下手此喪拜也若拜而後稽顙則今人常用之拜也稽顙而後拜稽顙者首觸地也拜字從手下

○問孝子於尸柩之前在喪禮都不拜如何曰想只是父母在生時子弟欲拜亦須俟父母起而衣服今恐未忍以神事之故亦不拜

劉世節瓦釜漫記禮疏曰婦人以肅拜為正今之婦人拜也左傳三亦名為拜遠而望之端立若不為禮者何其九也程泰之以為始於武后及荅男子拜史官書之以表其異則古者婦人之立拜非始於後周天元令命婦為男子拜武后明矣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羅大經曰古者婦女肅拜為正陳澔曰肅拜如今之婦人拜也左傳三肅使者杜預注曰肅以手至地若今揖也三肅盡敬也鄭氏尚禮注亦以腧下手為肅拜朱子語類有問者曰何謂肅拜朱子曰兩膝齊跪手至地頭不下為肅拜手拜亦然為喪主則頭亦至地不肅拜古樂府云婦人申腰再拜跪申腰亦是頭不下也意者先王制禮或以婦人首飾盛多時遇脏賑俯伏地上為難看禮以新婦見舅姑故拜手扱地即手拜也為喪主敬凶事也故令其肅拜乎忙昏禮以婦人之立拜可以當男子之長揖婦人之手拜可以當男子之正自肅拜之義不明而諸書之說始紛紛矣玆揭其人之所常行易曉者言之平衡曰拜謂磬折頭與腰相平即今揖也下衡曰稽首即今之頓首也頓首者手至地也稽顙者額至地也周禮奇拜者一拜也褒拜者兩拜也凶拜者拜而後稽顙也之拜也若婦人之肅拜則兩膝齊跪手下地頭低俯而不至手也婦人之手拜則亦手至地而頭在手上也又男子再拜婦人四拜謂之俠拜是主立拜言地今世俗南方婦女皆立而又手屈膝以拜北方婦女見客輒俯伏地上謂之磕頭以為重禮禮之輕者亦立而拜但比南方略淺爾第即古禮及先儒之說酌而論之大略兩膝齊跪申腰低頭俯引其手以為禮而不至地是謂肅拜居常見人當以此禮為正但南方立拜已久不可遽釐謂宜如丘文莊所議深屈其膝毋但如北俗之沾褚以手扱地為喪主則稽顙不為喪主則手拜庶幾得古禮之意云○若夫見舅姑則扱地為喪主則稽顙不為喪主則手拜庶幾得古禮之意云○宋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趙不能對徧詢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祁公溥之子也為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趙問所出因以太和中幽州司馬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為證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衮冕陛下當為男子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蓋陋矣簡肅亦適幸其言偶中使當時有言貽孫所陳密啓者則亦無及矣汪聖錫端明作燕語證誤又云漢書周昌傳呂后見昌為跪謝周宣帝詔命婦皆執笏拜宗廟及大喪皆俛伏則其時婦人已不跪矣故特有是詔云始於則天非也明肅乃謁太廟非郊社也九拜有稽首有頓首非皆不拜也○古之坐即今之跪儀禮所載凡祭主至神位贊者曰坐是也

田藝蘅香宇外集拜本作攀手至地也今作拜服也蓋兩手下地曰拜又曰拜平衡也平衡曰磬折頭與腰平漢書鄺生不拜長揖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及下也周禮九拜一曰稽首頭下至地稽留乃起始下衡服之甚也太甲拜手稽首蓋頭至地而留之久也二曰頓首下手置首於地即起也乃今之叩頭類

於凶拜古之君臣相荅拜或書啓稱頓首者皆尊重之意非伏地而拜也三曰空首下手首不至地蓋唯頭至手即拜手也四曰振動頭振動而戰慄也或以爲兩手相擊非也五曰古拜雅容而下手即今之常拜或以爲拜而後稽顙非也六曰凶拜拜而後稽顙也七曰奇拜一拜也禮簡不再拜也八曰褒拜褒音報荅拜也或以褒拜爲持節拜亦非也九曰肅拜貞身肅容而微下手或曰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曰肅拜如今之婦人拜也又有曰雅拜者先下一膝唐人謂之雅拜或曰倚拜也曰之拜者兩膝齊跪而俱下如今之僧拜本西域拜也周禮婦拜村老婦猶然曰膜拜者兩手合掌以承額如今之道士拜及鄉扱地古樂府申腰再拜跪是也後周天元令婦人爲男子拜是古時婦人皆肅拜也今則但微屈其膝而躬不屈其名曰起曰福并男子之作揖皆曰相叫也後漢書高句驪國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古者郊祀天地止於再拜是神祇雖至尊至重其禮不可加也見天子亦曰稽首再拜董偃館陶公主家庖人也見漢武帝亦曰昧死再拜謁今君臣之四拜三叩頭子弟之於父兄亦四拜皆非禮也至於致書父母則稱百拜我朝洪武二年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劄多稽首頓首再拜百拜實非禮也宜定其式禮部議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荅則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啓上與下稱書寄書荅卑幼與尊者稱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云書付某

王廷相九拜解案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至手爲空首今案荀子曰乎衡者首下手而稽留也故曰下衡曰稽首至地而稽留也頓首者首至地而稽留也故曰下衡曰稽首至地如衡然故謂之衡下衡者首至地也頓首者首至地而即起也如叩物然也空首者手雖至地頭不至手但空其首而已也禮注似未盡振動之義如叩物然也空首者手雖至地頭不至手但空其首而已也禮注似未盡振動注云戰慄變動之拜記疏曰謂敬懼故爲振動蓋是感恩服罪倉卒致謝之狀鄭注謂王動色變爲振動恐非吉拜凶拜皆喪拜也維記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注曰拜而後稽顙爲吉拜謂齊衰不杖期以下者言稽

顙而後升爲凶拜謂三年服者言是也奇讀爲奇偶之奇謂一拜也如儀禮賈拜洗拜告言拜執爵與不言再拜者及士見大夫於其入也一拜常爲臣者稟言再拜也鄭氏曰褒讀爲報謂再拜也義下詳肅拜執事亦跪拜也手不至地頭不至手但肅拜是也鄭注謂恃尊非是蓋拜也者服也服而後伏以致敬順也稽首頓首空首肅拜以淺深言者也振動者以形狀言者也吉凶者以尊卑言者也奇褒者以數言者也○婦人拜解禮流云婦人以肅拜爲正何謂肅拜朱子語錄有問古者婦人以肅拜爲常跪去賜亦止肅拜而受昏禮拜手極地以其新婦初見舅姑盡禮也然唐孔氏云肅拜如今婦人拜也今案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手拜亦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蓋肅拜者兩膝齊跪手不下地頭低俛而不至手也手拜者手至地而頭在于上也昏禮婦拜扱地即手拜也蓋婦人以肅拜爲常跪去賜亦止肅拜而受昏禮拜手極地以其新婦初見舅姑盡禮也朱子曰兩膝齊跪手至地頭不下爲肅拜手拜亦爲喪主敬人事也故不手拜肅拜若如孔氏陳氏如今婦人不跪此而拜則尸坐事統不通矣古樂府詠婦人云申腰再拜跪亦謂其跪拜肅若爲喪主則當稽顙額非昏喪不行蓋其禮之變者爾婦人立拜男子長揖起於後世簡便之習非拜之正者居常相見爲禮亦可也若涉大禮仍當跪拜如北方士人家婦女拜不下手可也若如家禮男子頓拜婦人立地夾拜是尊女卑男倒置居然思方纘婦之俗可恥甚矣司禮教者不可不辨

呂柟禮問孔子曰稽顙而后拜順乎其至也拜而后稽顙順乎其順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何曰告哀於人也上不能問天下可以叩地其稽顙乎周人之禮也殷人拜而后稽顙

呂坤四禮疑喪禮拜巳稽顙文而不情也寧多稽顙孝子見弔客商拜而后稽顙周稽顙而后拜則古無不拜弔客之禮矣然弔客之來不時喪子有終日二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四

顧渭稽顙稽首考周禮大祝辨九拜五曰吉拜鄭氏注云吉拜拜而后稽顙謂喜衰不杖以下者此設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六曰凶拜鄭云凶拜稽顙而后拜頓乎其至也三年之喪者哀也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哀之至也先觸地無容後乃拜實是爲親痛深殉恻隱之至也檀弓又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隱痛也今世俗自初喪至大祥訃告及書札俱稱稽顙是也三年服之禫月及期服孫齊衰五月曾孫皆稱稽首則大祭稽首乃九拜之首鄭云頭至地也稽留多時爲稽首賈云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諸侯於天子臣於君稽首禮之正左傳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武伯曰非天子稽首非尊宗臣以遊君也蔡邕獨斷漢仍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篡漢之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舍臣拜君何可通用今人羣未講稽首之義故也吳草廬云稽顙即是稽首以其盛凶禮故易首爲顙以別於吉禮又云先作空首一拜後作稽首一拜則曰拜而后稽顙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空首一拜則曰稽顙而后拜恐非

二百拜者即平居亦且病況彌旬月乎此文盛而不達於情者尊賓達各間一全行以明禮其親知御見者不若四稽顙跪致拜手拜手者手至地頭不下非重喪不稽顙稽顙者頭至地手不舉今之磕頭也又曰婦女只肅拜俗多拜與已非古禮乃著爲儀節誤矣○禮書喪四拜奠五拜凡弔四而奠九奔喪九拜至親尊長揖而不拜無跪今人拜後一跪最謬宜革幼弔四拜奠九拜至親尊長揖而不拜孝子謝客平交以上弔再拜奠五拜卑額○跪者下見上之禮也吉凶之禮有拜無跪今人拜婦人之拜其餘男子之拜凡八而約之則韓如璜拜說周官有九拜惟肅拜爲然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於地其首縣空但與三一曰拜先跪兩膝著地次拱兩手到地頭不下非重喪不稽顙稽顙者頭至地手不舉今之磕頭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周官謂之空首尚書謂之拜手凡經傳記單言拜者皆謂此此拜之輕者也一曰頓首兩膝著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手首下腰高此拜之加重者也一曰稽首兩膝著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此在手之前比之頓首其首彌下如衛之頭低尾昂荀子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此拜之最重者也稽顙即稽首以其凶禮欲別於吉故曰顙拜無奇數或再或四或八或十二若奠獻跪而俯伏非拜也故贊者不列於拜數今會典載臣子謝恩禮五拜三叩頭禮誤也其實四拜四叩頭第五拜爲一叩再加三爲四叩婦人肅拜云何考之古禮男子再拜婦人四拜謂之鞠躬婦人又兩立屈膝男子再鞠躬跪伏婦人又立屈膝男子再鞠躬婦人立屈膝男見帝后太子四跪拜妃八立拜惟致辭同跪太子伏則妃興命婦朝賀先立四拜後再立四拜中致辭跪辭畢不伏直贊興宮人平時遇后叩首而行朝賀亦只立拜此之謂肅拜近世婦人簡書曰端肅拜非矣敬祖萬福愈不經矣若婦人興伏爲拜此則起於武曌袁郊天伏興而成天子之禮遂致沿襲成習云然婦人喪禮亦有稽顙之文即叩頭之及地者故非謂婦人不叩頭但伏興爲拜則不可蓋珠冠之製俯首不得惟不伏興故無墜髻落冠之失此禮之所由適其宜也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五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掌士教習庶吉士　臣　秦蕙田　撰

喪儀節十八

廬室

儀禮喪服斬衰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既練舍外寢注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舍外寢于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為之不塗既虞所謂堊室也○疏居倚廬者孝子所居在門外東壁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又喪大記云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注云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若然適子則廬於其北牖處以適子當應接乎賓故不於隱者喪大記云婦人不居廬此經云居倚廬專據男子生文云寢苫枕塊既夕文與此同彼注云苫編藁現區也在中門外者哀親之在外寢苫者哀親之在草故也翦屏者三虞之後改舊廬西鄉開戶翦去戶旁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寢有席者間傳云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芟翦不納鄭云芟今之蒲苹即此寢有席謂蒲席加於苫上也楣謂之梁所謂梁闇者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闇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鸛之鸛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舍外寢于中門之外者練後不居舊廬還於廬處為屋但天子五門諸侯三門有中門大夫士唯有大門內門兩門而已無中門而云中門外者案士喪禮及既夕外位在寢門外其東壁有廬堊室若然則以既夕外位在寢門外其東壁有廬堊室若然則以寢門為中門據內外皆有哭位其門在外內位中故為中門非謂在外門內門之中為中門也言屋下壘墼為之者東堂之所舊本無屋而云屋者謂兩下為屋謂

之屋下對廬傍加東壁非兩下謂之廬也閒傳云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居堊室倚廬即此外寢故鄭云所謂堊室也

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堊寢苦枕凷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禫之　注宮謂圍障之也禫祖也謂不障○疏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爲廬但以草來障不以泥塗之也寢苦枕凷者謂寢卧於凷頭枕於凷宮之者謂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禫之者其廬祖露不帷障也案既夕禮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

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　注不於顯者不塗見面○疏既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避風寒不於顯者言不塗廬外顯處大夫士既葬得皆宮之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　注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疏庶子既非喪主不欲人屬目故於東南角隱映處爲廬經雖云未葬其實葬竟亦然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堊　注黝堊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疏不與人居者在堊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堊白也新塗堊於牆壁令白稍飾故也黝謂治堊室之地堊謂塗堊室之牆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釋宮文

方慤曰黝堊蓋潔其地使微青塗其牆使純白以吉之先見故致飾以變其凶若既練所居之室則以表哀素之心爾非致飾也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　注言期謂杖期也故終喪不御於內下言期謂不杖期也故與大功九月者同皆三月不御於內而已然皆旁親之不杖期爾若正統之不杖期當與上杖期者同

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　注歸謂歸夫家也○疏女子出嫁爲祖父母及兄弟爲父後者皆期九月謂本是期而降在大功者案喪服女子爲父母卒哭折笄首亦謂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於夫家此云既練歸不同者熊氏云喪服注卒哭可以歸是可以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　注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大夫士有父母之喪至小祥朝望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雖練各歸其宮也適子爲大夫士也禮命士以上仍歸殯宮也諸父兄弟並期爲輕故至卒哭而各歸

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　注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大夫士有父母之喪至小祥朝望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雖練各歸其宮也適子爲大夫士也禮命士以上仍歸殯宮也諸父兄弟並期爲輕故至卒哭而各歸至忌日及朔望

朱子語類或問女子適人爲父母服期賤婦喪母既葬卒哭而歸某案喪大記曰喪父母既練而歸若既葬而歸乃婦人爲祖父母及兄弟之爲父後者爾某

令反終其月數而後歸不知尚可補填乎因思世人在母家或彼此有所不便不能待練又如之何朱子曰補填猶今之追服意亦近厚其有不便居母家而歸者變其居處飲食可也衣服尤不可不變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注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者皇氏云素先也君所食都邑謂公士大夫在朝廷而死此臣先在其君所食之采邑聞君喪而來服至小祥卒哭而各反故云歸也皇氏所解於文為便然惟據國中而死若在采邑理則不包也熊氏云謂家臣不在君所出外食都邑者今君喪皆在練及卒哭後素在君所者歸於家素食都邑者歸於都邑也

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注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時也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恩輕故至小祥而反其所治邑也若朝廷之士雖輕而無邑事亦留次公館三年也大夫位尊恩重故居廬士位卑恩輕故居堊室案間傳云斬衰之喪居倚廬既練居堊室此云大夫居廬明未練時也士未練之前亦當居廬此經云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之士降於大夫故也若朝廷之士俱服朝衰知未練之前亦居廬也然周禮宮正注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引此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是大夫以上定居廬士以下居堊室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是也若與王無親身又是士則居堊室則此經士居堊室是也若與王親雖疏但是貴者則居廬也

應鏞曰士次於公館即練而歸之士也但大夫以其序時次且朝夕存焉以待終喪故曾子問曰君未殯則朝夕不歸士則不盡矣而又止於練未必朝夕存焉故檀弓曰士備入而後朝夕踊經所以既曰練而歸又曰次於公館者正謂其不能盡次故以次為後也鄭氏謂士分兩等而有邑宰朝廷之殊諸侯之士多矣由大國至小國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固不止於兩等然而邑散布於四境之內固有去國猶遠者若邑宰之士盡釋邑寄而館於次豈不皆廢一邑之事乎

於經文似不通

三年之喪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注以時事見母乃後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疏喪大記云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居即坐也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注言廬哀敬之處

陳澔曰疏衰齊衰也齊衰有三年者有期者有三月者皆居堊室廬乃哀敬嚴肅之所服輕者不得居也方慤曰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示憂之所獨也在堊室非時見乎母不入門則在廬之中非時亦有所不見矣以廬為嚴故父母之喪乃居之所謂嚴者以居喪之重人不可犯也

聞傳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經帶齊衰之喪

居堊室苫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苫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注苫今之蒲苫○疏謂以蒲苫為席翦頭為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也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也齊衰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為衆子次於外注云自若居寢是也

陸佃曰此期而有席喪服傳既虞寢有席傳所記尊者居喪之法此言大夫士禮而已知然者天子虞祭之日遠人大夫士近若寢有席一施之於虞則疾徐相懸矣

乾學案儀禮喪服傳言既虞寢有席此乃言小祥寢有席所以來陸氏之疑然儀禮明係士喪禮安得謂尊者之制意者此條寢有席句原在苫翦不納之下而記者脫誤與不然則兩書必有一誤不可無陸氏之疑也

問喪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曲禮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疏憂謂親有病側猶獨也獨席謂坐不舒他而席憂不在接人故也案聘禮云公側授禮是側猶特也專猶單也古時貴賤有重席之禮若父母始喪寢苫無席卒哭乃有苫翦不納自齊衰以下始喪而有席並不重降居處也

張子曰有憂者心未安故側席有喪者坐無容故專席非謂不與賓客接也

呂大臨曰側席坐不安也專席不與人共坐也有憂者行不能正履則坐不能安席可知矣有喪者致於哀慕心不二事則不與人共處可知矣居倚廬非喪事不言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皆專席之義也先儒以側為特以專為單既無所據而以側為特如禮所謂側降側受之類所訓雖可然與專席無別則不可以特訓

側也

胡銓曰側不正也漢王嘉傳喜魏徐奕傳皆云禁省有子玉則文公側席而坐專猶側特也

周禮天官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注廬

倚廬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疏大喪謂王喪臣子皆爲之斬衰則同廬舍所居則異也授廬舍者總諸臣而辨其親疏貴賤之居異也親謂大功以上貴謂大夫以上疏謂小功緦麻賤謂士引雜記者彼是諸侯之臣彼注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引之者證貴者居廬賤者居堊室一義爾

史浩曰禁敝亂而別嫌疑也

孟子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注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疏世子五月居於喪廬不敢入處故未有命以令人未有戒以號人以其在外思之而不言也

通典並有父母之喪練日居廬堊室議晉荀訥云世人有向曙毀廬作堊室祭畢居堊室見客者或有於廬前設位謂今可於廬前設位著練服事畢服母服居廬○宋庾蔚之謂前喪既期應毀廬爲堊室而後喪猶應居廬古者受弔於庭階廬堊室自是寢處之所今雖以廬爲堊室爲喪位然自異於衰絰矣

居所後父喪有本親喪服議晉韓康伯問荀訥云既爲人後先服重制豈當有改要當有時還本親哭臨其本親赴弔不設喪位情爲不安可於本親兄弟次作堊室歸來處之否荀答意謂身有所後重服當不得復於本兄弟廬次作堊室歸可設哭位而已○宋庾蔚之謂今以堊室爲對弔之所故應還本家立堊室在諸弟之下以受弔設使本家遠便當於別室不得於所後靈前受本親喪之弔

虞喜云若父死未殯服祖但期則祖無倚廬傳重在誰○宋庾蔚之謂父亡未殯同之乎存是父爲傳重正主己攝行事事無所關何謂無倚廬乎廬孝子之所寢處不關於主闕之何嫌

晉雷孝清問曰爲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應別開門更立廬否范宣荅曰承適居諸父之上一身爲兩喪之主

無緣更別開門立廬以失居正之意至祖母練日則居
堊室○宋庾蔚之謂如范說亦應還毀堊室立廬在諸
父堊室之上但二喪共位廬堊室雜處恐非適時之禮
謂宜別室爲廬兼主二喪
有祖喪而父亡服議宋孟氏問曰嗣子今爲孟使君持
重光祿喪庭應有廬邪周續之荅禮之倚廬在東牆下
蓋是寢苫枕凷之處非接賓位也謂寢息之所宜在親
之殯宮於光祿喪庭若賓客饋奠然後之喪所已則還
廬次然今世皆以廬爲接賓之位位則二處從禮之變
亦宜兩設邪
父喪內祖已立二廬議宋庾蔚之曰父喪內祖亡則應
兼主二喪今世以廬爲受弔之處則立二廬是也人爲父
喪來弔則往父廬之所若爲祖喪來弔則往祖廬之所

宋書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元皇后崩兼司徒
給事中劉湛持節監喪神虎門設凶門柏歷至西上閤
皇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永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有
府第者於西廨設廬
開元禮將成服掌事者預爲廬於殯堂東廊下近南北
戶設苫凷於廬內諸子各一廬凡廬五品以上宮之齊衰於廬南緊繫爲堊
室俱北戶翦蒲爲席不緣父兄不次於殯所各在其正寢之東爲廬次堊室祖爲適孫居堊室寢有牀皆南面
西出戶父不爲衆子次於外於庶子略自若居寢大功於堊室之南張帷
席以蒲小功緦麻於大功之南設牀席以蒲婦人次於
西房若殯後施下牀殯堂無房者次於後若別室卒哭
前一夕掌事者改廬翦屏柱楣塗廬不塗見面塗廬裏不塗廬外
翦蒲爲席不緣以木爲枕小祥前一夕毀廬爲堊室設
蒲席周喪堊室者除之大祥前一夕除堊室張帷禫而復

寢 品官士庶同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居堊室舅姑服適婦不爲次爲昆弟之女適人者不爲次次爲堊室之屬

【通考案】義云禮圖說廬形制及堊室幕次序列次第一云設廬次于東廊下無廊於牆下北上凡起廬先以一木橫於牆下去檐五六尺卧於地爲楣即立五椽於上斜倚東墉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開門一孝一廬門簾以衰布廬形如偏屋其間容半席廬間施苫凷其廬南爲堊室以墼壘三面上至屋如於牆下亦如偏屋以瓦覆之西向戶室施萬爲木枕室南爲大功幕次次中施蒲席次南又爲小功緦麻次施牀並西戶如諸侯始起廬門門外便有小屏餘則否其爲母與父同爲繼母慈母不居廬居堊室如繼母有子即隨子居廬爲妻準母其堊室及幕次不必每人爲之共處可也婦人次於西廊之下

【陳祥道禮書】堊室周禮宮正授廬舍鄭氏曰舍堊室也喪服既練舍外寢鄭氏曰外寢堊室也又士喪既夕主人揖就次而堊室頌焉則次舍外寢皆堊室之異名也其制則鄭氏謂屋下壘土爲之不塗堊屋下則其屋兩下與廬之倚木異矣不塗堊則既祥堊矣爾雅曰地謂之黝牆謂之堊或曰父喪而母亡其所居有異乎禮輕者包重者特適居父喪而祖父母亡適居祖父喪既祥而母亡則毀堊室立廬是包輕也適之於祖所以繼體也父喪既練廬而祖父母亡宜別立廬以受弔者示傳重也居祖父喪而母亡二喪殊位則亦宜別立廬也然則父爲長子出妻長子爲父母與爲出嫁母庶子爲其母所居有辯乎先儒謂父喪既練廬則禫爲人後者爲父母不杖則堊室而不廬可立廬於內可也凡杖者則廬廬則禫廬於別室可也父亡母嫁有服而已不廬可也出妻之子非廬於母之家則廬於庶子父在爲其母不禫固不廬矣若君母在亦不廬也然小記云父不爲衆子次於外則長子固次於外矣或曰閒喪而不得奔可以立廬乎廬者所以不哀之發於居處也其設不必爲殯也則閒喪而不得奔不可不廬於其所居也○倚廬鄭氏曰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蓋倚廬之制倚木於地以爲楣倚木於牆以爲椽覆之以苫不塗其位中門之外雜記謂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問喪謂成墳而歸不敢入廟室居於倚廬哀親之有外是也其方東壁士喪既夕謂衆主人皆西面于東方主人指就次是也古者於中門之外自漢以來於中門之內以其近殯也唐禮於殯宮東廊下近南承漢禮者也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是也庶子而下廬於東南喪大記謂凡非適子者自未葬於隱者爲廬是也先儒曰諸子各廬其居蓋葛洪變除云屏廬前屏也卒哭除其屏既虞卒哭則撤所覆之屏以薦其苫葛說誤也杜迫此之楣以易其戶廬北戶杜楣西戶塗不於顯而無事乎飾君與大夫皆宮之而不使知皆所以即變也廬立於既斂先殯曰斂之明日成服而立廬毀於既練寢苫枕凷不脫絰帶不與人坐此居廬之事成人之禮也故婦人與童子不廬唐制婦人不爲廬則父也凡杖者則廬施下牀坐廬蔵者也故疏衰不廬繐衰不廬非服母者也服母雖疏衰廬

政和禮品官成服前一日掌事者先爲廬次於殯堂東廊下近南北戶設苫凷於內期親於廬南累墼爲堊室婦人次於西房若殯堂無房者次於後或別室○庶人成服前一日掌事者先爲廬次於殯堂東廊下近南北

戶設苫凷諸子各一廬婦人次於西房若殯堂無房者次於後或別室既虞掌事者改廬翦屏柱楣塗廬不塗見面裏塗外不塗翦蒲爲席不緣以木爲枕小祥前一夕除堊室張帷

爲堊室設蒲席大祥前一夕除堊室張帷

司馬氏書儀喪次中門之外擇朴陋之室以爲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非時見乎母也不入中門既虞寢有席枕木二十七月除服而復寢齊衰寢有席大功以下異居者既殯可以歸其家猶居宿於外三月而後復寢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或居殯側徹去帷帳衾褥之華麗者可也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案楊垂喪服圖式非富家大第不能備此禮故擇朴陋之室不必朘削堊者居之斬衰居一室齊衰居一室可也若大寒大暑雨濕蚊蚋甚嚴疾之人有不能堪者聽施簟席白布褥白幬帳可也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坎軻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慎故男子無事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也

朱子家禮中門之外擇樸陋之室爲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非時見乎母也不入中門齊衰寢席大功以下異居者既殯而歸居宿於外三月而復寢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或居殯側去帷帳衾褥之華麗者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既虞寢席枕木大祥復寢

朱子語類古人殯於西階之上設倚廬於庭中皆在中門之外○又問喪大記三年之喪禫而從御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小功緦無文其義安在朱子曰禮既無文即當自如服輕故也○又荅諒闇云翦屏柱楣是兩事翦屏者初時戶北向用草爲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著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架起其簷令稍高

可作戶也來諭於柱楣之下云既虞乃翦而除之似謂翦其屏而并及柱楣誤矣諒陰諒闇未詳古制不敢臆說假使不如鄭氏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也滕文公五月居廬是諸侯居廬之驗天子亦須如此

乾學案明會典大斂之後但言喪主以下各歸喪次而不言喪次之制若何至卒哭後言寢席枕木大祥後言復寢而小祥時則無所言其前後疎略至此當時禮官之不學亦可見矣

呂坤禮問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者則何以不居殯居苫曰始死有居殯者矣既葬有居墓者矣達之天下則居廬也庶人何以不廬庶人不能廬也古者天子諒闇居廬故康王居翼室于路寢故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君宮之大夫士禫之或曰諸侯大夫居倚廬士居堊室倚廬中施白縑帳褥素牀自魏始也身除喪服而居諒闇晉杜預之議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苫何以謂之土曰弗褥弗簟則土矣然猶苫焉者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即病也寢不脫絰帶絰帶不脫況衰裳乎衰裳不脫況褻衣乎故期年之內體有垢不知搔頭有瘍不知浴

呂坤禮疑次中門遠於外矣人子忍乎婦人或居殯側情乎哉乎○中門之外明不內寢也乃孤親于中堂何其為己重而為親薄也婦次在中門之內或居殯側不惟婦女多畏近死者不能若死者而舅而伯叔也婦人寢處其側可乎近世人子枕塊於柩旁最為得之

喪次

喪大記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注謂不就其殯宮為次而居○疏喪既畢故尊老不居其殯宮

喪服小記父不為衆子次於外注於庶子略自若居寢○疏衆子次謂中門外次也庶子賤略之故父不為之次自若常居於寢也不為之處門外為喪次也長子則次於外為喪次也

無事不辟廟門注鬼神尚幽闇也廟殯宮○疏殯宮門也鬼神尚幽闇若朝夕入即位哭唯朝夕哭入門內即位爾若晝夜無時之無時若有事謂賓來弔之時則入即位若夕哭及適子受弔之事並入門即位而哭

哭皆於其次注無時哭也有事則入即位○疏辟開也廟門即位哭則暫開之若無事則不開也次謂倚廬時之哭則皆於廬次之中也凡葬前哭晝夜

檀弓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注徒謂客之旅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注以為不可發於人之館次注次舍也禮館人使舍之若其自有然曾子北面而弔焉疏依禮喪主西面曾子所以北面弔者案士喪禮主人西面其

賓亦在門東北面謂同國之賓曾子既許其哭於次故以同國賓禮北面弔焉

子思之母死於衛注嫁母也姓庶氏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居壼室壼門之內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居壼室壼門之內舅姑服適婦不爲舅姑齊衰不爲夫之諸父昆弟之爲人後者不爲夫之諸父昆弟爲人後者不爲夫之昆弟之爲人後者不爲夫之諸父昆弟爲人後者不爲夫之諸父昆弟爲人後者不爲夫之諸父昆弟

者此曾子所以譏之委巷言委曲之巷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以言無服之喪猶且為位則知小功之不為位尤為非矣

馬晞孟曰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蓋無服者所以遠男女近似之嫌而為位者所以篤兄弟內喪之親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以婦人相為婦姒之恩而不敢以己之無服先之也至於申祥之哭言思亦如子思者蓋非禮矣嫂為內喪故可以正哭位婦人有相為婦姒之道故可以倡踊妻之昆弟外喪也而既無服則不得為哭位之主矣記曰妻之昆弟以子為主異於叔嫂之喪也以祖免哭踊夫入門右由是言之則哭妻之昆弟以子為主異於叔嫂之喪也以子為主則婦人不當倡踊矣

吳澄曰子思申祥哭無服之親猶且為位況小功有服之親而可不為位乎為嫂無服而其妻為婦姒婦則有服為妻之兄弟無服而其妻為其兄弟則有服故子思之哭嫂申祥之哭妻兄弟皆使其妻有服者倡踊於前而已無服者隨哭於後也

擯相

檀弓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 疏沽麁略也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導故時人謂其於禮為麁略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注悼公魯哀公之子擯相侑喪禮者○疏立者尊右子游由公之左則公在右為尊矣少儀云詔辭自右者謂傳君之詔命則詔辭為尊故擯者居右時相喪禮者亦多由右故子游正之也

鄭氏注曰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老子亦云吉事尚左喪事尚右河上公注甲而居陽以其不樂殺尊而居左子又云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河上公注甲而居陽以其不樂殺也災世能漢書刊誤云凶事尚右孔子有姊之喪凶事也禮乘君之乘車不敢贖左注謂車上貴左乘車君在左御者在中兵車君在中御者在左少儀論乘兵車云車尚左疏云案老子上將軍處右偏將軍處左非指同車言也左傳魏厥代御居中杜注自非元帥御皆在中將在左乃知兵車惟君及元帥然後尚右其餘車將亦尚左而已案老子古人主當陛以右為尊而逐客而已居左則左非尊位也後世以左為主位而貴不敢當則以左為尊也如魏無忌迎侯生而虛車左何也地道陰道尚右故後世之祀以右為上今宗廟亦然人家門符左神荼右鬱壘考張平子賦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左傳載天子所右宴人亦左之則以右為坐之重且大者漢右賢左戚他如左官左遷又皆以左為輕或謂左手足不如右強故論輕車重右而輕左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沽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注疏見第四十五卷下擴條

方慤曰禮之辨異尤重於男女之際雖在喪紀憂遽之中亦各正其位故自始死以至於葬男子則西鄉而位乎東婦人則東鄉而位乎西以辨陰陽之義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為相固嘗行之矣而國昭子徒為賓主之辨曾無男女之別其失禮不亦甚乎

雜記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注亦記失禮所由也泄柳魯穆公時賢人也相相主人之禮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

家語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夫子辱相焉孔子許之

司馬氏書儀護喪以家長或子孫能幹事知禮者一人爲之凡喪事皆稟焉

朱子家禮護喪以子弟知禮能幹者一人爲之

丘濬家禮儀節立相禮案禮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爲之相杜橋母喪宮中無相時人譏其簡略則喪必有相也久矣況禮廢之後人家子弟未必皆知禮宜議親友或鄉鄰中之素習禮者一人爲相禮凡喪事皆聽之處分而以護喪助焉

乾學案古人於喪事必有相禮之人是以禮儀無失孝子得致其情文而無憾也蓋先王因人情以制禮而人子之於親喪也創巨痛深其禮儀亦曲折繁重平時又不豫凡事苟非深明於禮意者其孰能行之檀弓言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爲相有若之喪子游擯由左佐喪事曰相禮節須人相導也儐與擯同以身儐侑亦贊導意也於時孝子悲迷必延致知禮之君子以匡其不逮而其人既稱知禮當思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義有不得辭者矣至若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以其師是至聖大賢直欲備舉前代之制以章明志識是豈常人所能任哉後世遭喪之家孝子在荒忽迷瞀之中不能一一如禮而其時之戚友又未必有素諳喪禮

之人即欲令爲擯相而不可得以故未能力行先王之制苟且從俗而不得以自盡也然則今人遭喪者惡可以無相又惡可不廣求知禮之人以爲相乎○又案周禮諸官凡天子遭喪及天子弔臨臣下多有相禮之人因已見職掌中故不重載

祝

周禮春官喪祝掌喪祭祝號（注喪祭虞也）王弔則與巫前（注喪祝與巫以桃茢執戈在王前）

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喪大記君之喪大斂衆賔佐之大夫之喪大賔侍之衆賔是斂士之喪賔侍士是斂（注賔擯官也不掌喪事賔當爲祝字之誤也侍猶臨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疏大祝是接神者故君喪使執斂事是猶執也衆祝喪祝也賤故副佐大祝也大夫卑故大祝斂也士之侍謂臨斂之也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也衆祝即喪祝卑故親執斂也士之喪喪祝臨之士之朋友來助斂也士喪禮士舉遷尸是也）

士喪禮祝淅米于堂（注祝夏祝也）

商祝襲祭服褖衣次（注商祝習夏禮則曰夏祝仰習商禮則曰商祝也從小斂奠大斂奠及朔月奠皆是接神皆曰商祝爲之其間雖不言祝名亦夏祝可知其徹之不言祝名者亦周祝可知惟既夕間殯時以周祝徹饌而堂下二事不可並使周祝故夏祝取銘置于重案周禮有大祝小祝喪祝詛祝何祝此篇及既夕言夏祝商祝周禮小喪祝者事皆當喪祝者也）

樂記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俶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

士人（疏宗謂宗人祝謂太祝辨曉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商陳祥道曰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辨六號九祭逆尸相尸禮則辨宗廟之禮後尸而相之者宗祝之職也古者祝習夏禮謂之夏祝習商禮謂之商祝故士喪禮主人入即位商祝襲祭服褖衣次繼之主人襲反位商祝掩瑱設幎目則辨喪禮後主人方慤曰宗廟之禮主乎敬而敬之所在尸喪之禮主於哀而哀之主在主人）

郊特牲祝將命也（疏祝以傳達主人及神之辭命方慤曰將命於燕饗之間以交賓主者介也將命於祭祀之間以交神人者祝也此主祭言故曰祝將命也禮運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兹非將命乎）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五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兼教習庶吉士 大清會典一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十九

神帛

許慎五經異義大夫士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鄭玄說同

鄭康成儀禮注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賈疏祔須得祖之主以孫祔祭故也天子諸侯有木主可言聚與反廟之事大夫無木主故云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者曾子問無遣主將行以幣帛爲主命此大夫士或用幣以依神而告使聚之無正文故云乎以疑之

乾學案此乃士虞禮適爾皇祖某甫條之注

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

祥而入廟見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注中
賈公彥明日以其班祔疏曰大夫士無本主以幣主其
神
司馬氏書儀魂帛結白絹為之設椸於尸南覆以帕置
倚卓其前置魂帛於倚上設香爐杯注酒果於卓子上
是為靈座倚銘旌於倚左侍者朝夕設櫛類奉養之具
皆如平生俟葬畢有祠版則埋魂帛潔地汪士喪禮有事開
元禮及今國家亦
用之士民之家未嘗識也皆用魂帛魂帛亦主道也禮大夫無主者束帛依神
今且從俗貴其簡易然世俗或用冠帽衣履裝飾如人狀此鄙俚不可從俗也
朱子家禮置靈座設魂帛魂帛以白
絹為之
丘濬曰案魂帛之制本注引温公說謂用束帛依神而朱子本文則又謂結白
絹為之考古束帛之制用絹一匹卷兩端相向而束之結之制無可考近世行
禮之家有摺帛為長條而交互穿結如世俗所謂同心結者上出其首旁出兩
耳下垂其餘為兩足有肖人形以此依神似亦可取雖然用帛代重本非古禮
月束用結
二者俱可
王廷相魂帛說書儀未葬而以魂帛依神何謂也曰此鄭氏之說而温公因之
也鄭以天子諸侯有木主大夫士無木主故引曾子問主命之義疑以為可用

幣今考之記蓋謂天子諸侯薨經未及六世無毀廟之主在朝之主又不可以
行故將行師以幣帛皮主告於祖禰之廟載之以行如受祖禰之命以出也故
孔子曰主命今大夫大士之主將以依神乎抑將以像受命乎其不相類也甚矣
安可以幣代況幣置於廟則祖禰無別考妣不分參之事體亦非盡善故鄭氏
雖取之而終不敢自決猶云乎以疑之矣大抵有廟即有主上下之達禮也所
謂諸侯出疆大夫出聘他國皆載毀廟之主而行是也士喪禮未有作主之文
而鄭氏遂以大夫士無主因而疑其用幣此大不然矣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
綴重焉周主重徹焉蓋言重設於始死之日主立於既虞之後雖非主而有主
之道故主未作刊木為重以依神而幣之出於主命者不用亦可也
萬斯大與張仲嘉書承示禘祫家廟實要中有云既合龕乃置靈座設魂帛案古人
始死刊木懸窮名之曰重蓋既有木用以依神故曰重也後世以魂帛
代重其名不雅稱第從來俗尚豈能遽違考温公說止云用束帛朱子則云結
白絹為之今世所行儀節因謂如世俗所謂同心結者上出其首旁出兩耳下
垂其餘為兩足有似人形更俚鄙
不堪道矣不得已從束帛猶可也

乾學案古禮無神帛之說自許鄭誤以大夫
士無木主遂謂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菆
自魏晉迄唐宋士大夫守許鄭之說皆不敢
立主又以神之不可無所依也不得已而易
之以祠版究未嘗盡用神帛之制亦可見神

帛之非正禮矣但據許鄭之意原以神帛代木主非木主之外又有神帛也自程子定爲木主之式而朱子家禮因之則大夫士俱得用木主矣既用木主可以不用神帛矣今家禮初喪之時設爲魂帛以代重則分魂帛與木主爲二矣然神帛設於既虞之後魂帛設於未葬之前則朱子之魂帛非即許鄭之所謂神帛也愚謂今士大夫之家既有木主則祠版可廢既有畫像則魂帛亦可廢儻謂魂帛所以代重而不可廢則古禮之廢於後世者多矣何獨重之一事必須設一物以代之乎今世俗相沿未有不用畫像者既用畫像而復用魂帛將使我祖考之神依於畫像乎依於魂帛乎兩者皆後世之俗禮擇其一而用之毋寧畫像之爲愈也

神主

檀弓重主道也

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

殷主綴重焉

注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

周主重徹焉

疏言始死作重猶若吉祭木主之道主所以依神重亦所以依神故云重主道也殷人始殯置重於廟庭作主訖則綴重縣於新死者所殯之廟也周人虞而作主重則徹去而埋之殷人綴而不即埋周人埋而不縣於廟爲異也案士喪禮士有重無主此云重主道者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以下無主春秋孔悝爲衛卿大夫以下無主春秋孔悝爲衛卿駁異義云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去顯考乃埋之者謂死者世世遞遷至爲顯考其重恒在死者寢云正方寢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案既夕禮將葬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云重既虞將埋之吳鄭埋重於門外之左道也若虞主亦埋之於廟門外之道左案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室奧檻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案士喪禮重與柩相隨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是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也

方慤曰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則重非主也有主之道爾殷雖作主矣猶綴重以縣於廟不忍棄之也周既作主矣重遂徹而埋於土不敢瀆之

也不忍棄之者所以致其愛而質故殷人行之不敢瀆之者所以致其敬而文故周人行之夫重與主皆所以依神或曰重或曰主何也始死而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爲重也既有廟矣有廟而必立主是爲主也

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疏措置也祔而立主使神依之也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爲題欲令後可知也

曾子問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注齊車金路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 注老聃古之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 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注鬼神依人者也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 疏遷廟主行者皇氏謂載新遷廟之主義或然也卒哭各反其廟者爲明日祔時須以新死者祔祭於祖故祖主先反廟也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若主入大祖廟中則不須蹕也似壓於尊者也若有喪及去國無蹕禮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 注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 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疏鄭云脯醢禮神者以其在路不可恒設牲牢故知用脯醢也與殯奠同謂之奠以其無尸故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者皇氏謂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而不將幣帛以出行即埋之兩階之間無遷主者加之以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熊氏以爲每告一廟以一幣玉告畢將所告遠祖幣玉載之而去若近祖幣玉不以出者即埋之反還之時以此載行幣玉告於遠祖事畢則埋於遠祖兩階間其近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

曾子問曰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周禮春官司巫祭祀則共匰主 注杜子春云匰器名主謂木主也○疏以匰器盛主來向祭所大祝

取得主匣
器即退也

春秋文公二年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注主者殷人以柏周
遷入於廟○疏主所用木經無正文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左
傳惟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公羊之言不可通於此也論語哀公問
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解有以為宗廟主
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張包周等並為廟
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為廟
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所聞以規杜過未為得也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
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文公二年作僖公主書不時也注過葬十月故曰非禮曰不時○疏
釋例云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
柩既已遠矣神形又不可得而見公矣孝子之思彌篤徬徨求索不知所至故造木
主立凡筵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宗廟則復用四時烝嘗之禮也三
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於太廟以審
定昭穆謂之禘此皆自諸侯上達天子之制也其意與此注同文小詳耳公羊傳
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鄭玄注禮用公羊之說以為虞已布
主此傳稱祔而作主者虞而作主禮本無文不可以公羊而疑左氏也

公羊傳文公二年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注為僖
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
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主者曷用虞主用桑注用桑者取其
名與其會稽所

以副孝子之心練主用栗注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
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禮士虞記公桑主又文吉
主皆刻而識之蓋為祧祫時別昭穆也
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尚質物未暇別也藏於堂
所當奉事也質家
藏於作僖公主何以書注據作餘
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注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
能卒竟故以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
二十五月也
孔穎達檀弓疏既虞之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作主公羊云虞主用桑謂
虞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但是喪主其義不異故異義公羊
說虞而作主左氏說天子九虞十六日祔而作主謂喪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
禮同鄭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即作主也其卒哭之祭已用
主也必知然者以卒哭曰成事
以吉祭易喪祭故知與虞異也
劉敞曰公羊謂欲久喪而後不能公自惰緩不作主爾何以知其欲久喪
家鉉翁曰魯文公惰人也恐不能有志久喪
作主以是故也禮既葬而作主
孫從於主既祔仍特祭於寢終喪禮
緣文公欲疇僖於閔之上又安得
知所祔故也及是君拳下並從邪議
閔之上而行祔廟之禮春秋先書作主次書逆祀言緩於作主乃逆祀之端爾
注為僖公廟作主也
主蓋神之所馮依立

穀梁傳文公二年作為主也為僖公主也注為僖

主喪主於虞注其主用栗吉主於練注期而小祥作僖公主譏其後也注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也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注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不有所加○疏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即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也或以為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爾廬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納於西壁塹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何休徐邈並與范注同云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衛氏異也其藏之也白虎通亦云藏之西壁則納之西壁中或如衛說去地高下則無文以明之

左傳莊公十四年原繁對鄭厲公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注桓公鄭始受封君也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函言已世為宗廟守臣○疏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為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

昭公十八年鄭災子產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注祏廟主石函尚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昭救護○疏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若祭則出之事畢則納於函藏於廟北壁之內所以避火災也

哀公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注納財賄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注夜遣者慚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注載其母俱去及西門陽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注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疏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玄祭法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祏祫祭則出之非禮也鄭玄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者當時僭為之爾案孔氏姞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為姞姬爾孔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為之爾

公羊傳叔弓卒去樂卒事何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

漢書禮儀志既復土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望外內張縣絮以障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堝中望內外不出室堂之上坐為生時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小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

許慎五經異義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故虞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爲祭主○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荅曰案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

鄭玄祭法篇注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孔穎達疏云案王制天子諸侯有禘祫故始有土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而三大祖即是人之始祖既有始祖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世大夫若無始祖祇得立曾祖與祖及父三廟而已則不得鬼百世也不禘祫無主者唯有自世之鬼不得禘祫無主爾主所用之木案聖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又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

徐邈曰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夫有主之彰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案褒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自天子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爲殊何至於主唯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案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爲長

陳祥道曰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曰喪主於虞吉主於練特左氏曰凡君祔而作主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然人子之於親不忍一日使無依焉故始死依以重既葬依以主重埋則桑主作桑主埋則栗主立豈有既虞卒哭不存其象徐祔而後爲之乎然則左氏曲禮之說蓋曰作主將以祔廟非祔而後作之也先儒謂大夫士無主以幣告夫重主道也大夫士有重尸神象也大夫士有尸孔悝大夫也去國載祏執謂大夫士無主乎徐邈清河王懌之徒皆曰大夫士有主特鄭康成

許慎謂大夫士無主爾

汪琬曰大夫士無主一以爲有主一以爲無主謂之無主者鄭玄許慎謂之有主者徐邈清河王懌也或問宜何從予告之曰廟所以棲主也大夫三廟士一廟使其無主則祭於寢是矣廟何爲者祔之言附也以主非附也士虞禮以其班祔喪服小記祔必以昭穆昭穆亡則中一以上使其無主又何所憑以班昭穆乎許氏知其說之不可通也曲爲之解曰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此不根之詞以臆揣之者也或問禮經無有主之文奈何子又曰經不明言有主

亦不言無主也檀弓重主道也商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並非指天子諸侯爲說也則大夫士宜有主者一孔子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亦非專指天子諸侯也則大夫士宜有主者二徐邈所引左氏春秋其義甚長而許氏顧駁孔悝反祏之舉以爲出於時君所賜吾不知其何據也陳祥道曰重主道大夫士有重尸神象大夫士有尸大夫去國載祏孰謂大夫士無主乎斯可以闕鄭許之妄矣然則廟主之制宜何如案重鑿木爲形如札士三尺卿大夫五尺諸侯七尺謂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是則主制雖無考其脩短宜略與重彷可知也又有謂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士而下當以文殺云

萬斯大曰喪禮不言作主而虞禮及特牲少牢二禮皆有尸無主先儒因謂主惟天子諸侯有之大夫士不得有主案檀弓曰重主道也周主重徹焉夫主所以依神重有主道者以始死未作主而依神於重有主之道也重既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之矣蓋人始死有尸既殯有柩而大夫士皆有之則主亦天子諸侯大夫士而死者游魂爲變不可使之無歸故復刊木以依神就尸柩言有重見之義故名之曰重既葬則尸柩不見重之爲重於義無歸故既虞則埋重作主所以名爲主者以死者之神主於此也左傳云祔而作主公羊云虞主用桑蓋作主本爲祔廟而其作則在虞時故二傳異文而同實在二傳雖指君禮言然大夫士之作主亦即此可見然則特牲少牢何以不言主主在則祖考之神即在祭時則立尸象神以行獻酬而無事於主故文不之及乃謂大夫士無主豈知禮義者哉

乾學案主以依神廟以藏主有廟則有主豈有大夫士許其立廟而不許其立主者乎若因儀禮大夫士之祭言尸不言主遂謂不得立主則儀禮初未嘗有王侯之祭禮也何從見其言主而斷大夫士之無主乎至束帛依神結茅爲蕝之說實妄誕不經乃因許鄭之言自晉以後士大夫多不立主或爲祠版或爲神帛曰吾不敢僭上也致使廟中無主而鬼神無所憑依則皆許鄭二子之過也

通典晉武帝太康中制太廟神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與

晉劉氏問蔡謨云時人祠有板板爲用當主爲是神坐之榜題謨荅今代有祠板乃禮之廟主也主亦有題今板書名號亦是題主之意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十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

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以下皆然書訖蠟油炙令入理刮拭之安昌公苟氏祠制神板藏以帛囊白縑裹盛如昏禮囊板板與囊合於竹箱中以帛緘之檢封曰祭板藏主制周制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也蜀譙周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其廟中神位奧西牆下東嚮諸侯廟太主在尸之南為在尸上也東嚮以南為上東晉尚書符問太常賀循太廟制度南向七室北向陰室復有七帝后應共處七室埳中當別處陰室循上曰謹案后配尊於帝神主所居同太室循又案漢儀藏主於室中西牆壁埳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於埳下禮天子達嚮者牖也謂夾戶之窓古者帝后異廟今者共堂別室制度不同疑室戶亦異又案古禮神王皆盛以石函餘薦藉文不備見孝虞決疑云廟主藏於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筒以盛主○又琅邪王妃敬后前薨而王後纂統追加謚號改神主訪賀循云琅邪典祠令孫文立議使者奉主及冊命詣中閤中人受取入內易置石函中故主留於廟閤新主出廟國官拜送如文議則非於行廟受冊循荅曰崇謚敬后宜立行廟以王后之號有加常尊輕重不同則禮宜有變故既立行廟則常主宜出居座位臨加冊謚而並易以新主則故主宜還埋故廟兩階之間○又穆帝永和二年有司奏征西章郡潁川京兆四府君毀主藏處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為壇為壇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壇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曰漢代韋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曰應埋兩階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祭於是會稽王昱等奏四祖同居而祧藏主石室

禘祫乃祭 案賀循與王道子書云世祖武皇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既七而有楊元后之神時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于太廟八室刁協案元皇后於太廟東陰室中安神主不增立一室

魏書禮志太傅清河王懌奏王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慎鄭玄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禮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平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唯謂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爲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紀祖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爲之不懌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又相國立廟設主依神主無貴賤紀座而已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爲大夫者則無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禮實所未安宜通爲主以銘神位

通典大唐之制主長尺二寸上頂徑一寸八分四廂各剡一寸一分上下四分通孔徑九分玄漆匱玄漆趺其匱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下與底齊趺方一尺厚三寸皆用古尺以光漆題謚號於背

唐書禮樂志三品以上有神主五品以上有几筵王公之主載以輅夫人之主以翟車

通典永徽中禮部尚書許敬宗奏皇祖弘農府君廟迭

毀謹案舊儀漢丞相韋玄成以爲毀主瘞埋萬國宗饗有所從來一朝埋藏事不允愜又案晉博士范宣欲別立廟宇方之瘞埋頗協情理然事無典攷亦未足依今謹準量去祧之外猶有壇墠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廟制與古不同共階別室西方爲首若在西夾之中仍處尊位祈禱則祭未絕祇享方諸舊儀情實可安弘農府君廟遠親殺詳據舊章禮合迭毀臣參議遷奉神主藏於夾室本情篤敬在理爲弘詔從之

開元禮凡遭喪廟有主者則取諸廟之主藏于祖廟卒哭而後主各歸其廟藏于祖廟象有凶事聚也

司馬氏書儀以桑木爲祠版自注云鄭康成以爲卿大夫士無神主公羊大夫薨君之喪攝主而往重主道也埋重而立主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蔡謨以爲今世有祠版乃禮之廟主也主亦有題今版書名號亦是題主之意安昌公荀氏祠制神版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十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書訖蠟油炙令入理刮拭之今士大夫家亦有用祠版者云長及博厚不能盡如荀氏之制題云某官府君之神座某封邑夫人郡縣君某氏之神座續加封贈則完告以貼黃羅而改題無官則題處士府君之神座版下有趺韜之以囊藉之以褥府君夫人只爲一匣今從之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祠版主道也故於虞亦用桑將小祥則更以栗木爲之

三程全書木主必以栗何也曰周用栗土所產之木取其堅也今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但取其木之堅者可也○庶母亦當爲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蓋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張子全書重主道也既葬然後爲主未葬之時棺柩尚存未可爲主故以重爲主今人之喪既設魂帛又設重則是兩主道也○古人不爲影像繪畫不眞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如用主古人猶以主爲藏之於擴設之於位亦爲褻慢故始死設爲重帛以爲主道其形制甚陋止用葦篾爲之又設於中庭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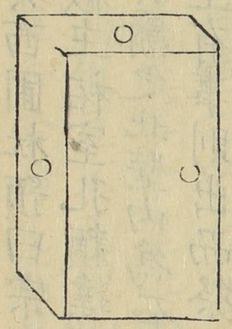
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道也士大夫得爲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既作主即不用苴

蒲道源閒居叢稿有義起而因時制宜者如父在妻亡而有子而主祭者父也夫祭妻亦禮也題其主則如之何西軒王先生以宗子之法斷之俾題曰某室某氏家婦某氏神主祭則使其夫若子奉父祖之命而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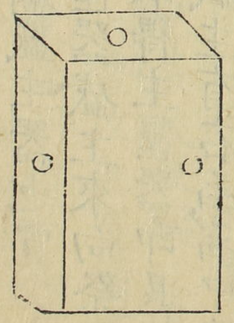
陳祥道禮書神主圖

虞主 主制不一今從何休之說

何休公羊傳注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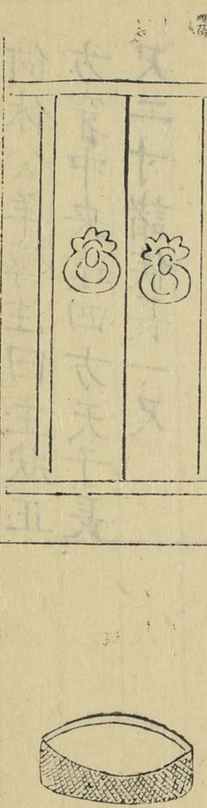


吉主 練主用栗刻而謚之以辨昭穆



祏

左傳曰典司宗祏又曰孔悝司巫祭祀共匱主說文曰反祏於西圃杜預曰宗祏宗廟盛主器也賈公彥曰廟中藏主祏室孔穎達曰宗以匱器盛主來向祭所大祏者於廟之北壁內為石室以祝取得主匱器即退擊虞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曰藏主有石函函中筒以祭納於石室祏字從示神之也盛主然則匱筒類也



陳祥道曰主之制不見於經何休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衞次仲曰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漢舊儀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帝主長九寸其制雖不可考然正廟之主各藏其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藏於太室北壁之中去地六尺一寸大戴禮五經異義江都集禮傳述皆然蓋有所授之也自東漢迄隋唐宗廟之制與古不同而遷主所藏或在西偪或在西夾室其正廟之主雖各藏廟室西壁之中而帝后別為石埳非禮意也案少牢饋食薦歲事于皇祖必以某妃配某氏故同几共牢一尸而俎豆不兩陳以其夫婦一體故也賀循亦謂后配尊于帝神主所居宜同故東晉明帝時廟有埳室者十皆帝后共一石室至恭帝時廟為埳室一十八而帝后異室此議者所以譏之也

家禮神主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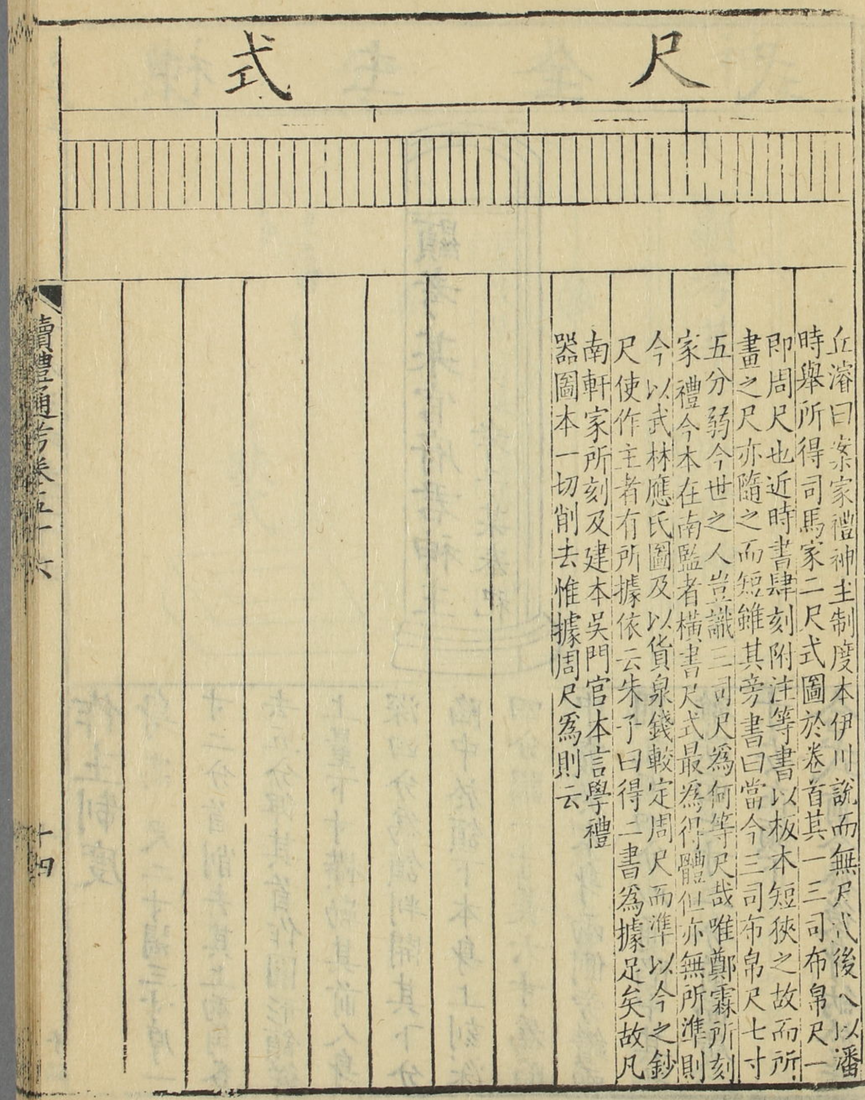
周尺比今鈔尺六寸　四分弱鈔尺者其長準大明通行實鈔也　今裁縫尺近之　○右瓊山丘氏所定

神主

伊川神主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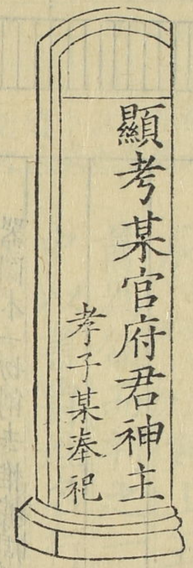
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日月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分象日之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刻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頷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合之植於趺身去趺上一尺二寸并趺高一尺八寸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上謂在七寸二分之上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四分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如幾郎幾公旁題主祀之名曰孝子某奉祀加贈易世則筆滌而更之水以漉外改中不改

尺式



丘濬曰案家禮神主制度本伊川說而無尺式後人以潘時舉所得司馬家二尺式圖於卷首其一三司布帛尺一即周尺也近時書肆刻附注等書以板本短狹之故而所畫之尺亦隨之而短雖其旁書曰當今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今世之人豈識三司尺為何等尺哉唯鄭霖所刻家禮今本在南監者橫書尺式最為得體但亦無所準則今以武林應氏圖及以貨泉錢較定周尺而準以今之鈔尺使作主者有所據依云朱子曰得二書為據足矣故凡南軒家所刻及建本吳門官本言學禮器圖本一切削去惟據周尺為則云

神主全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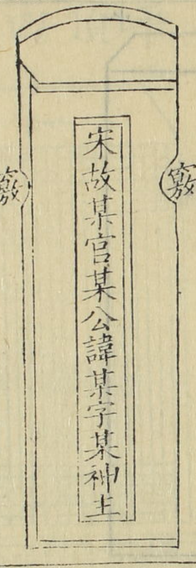


作主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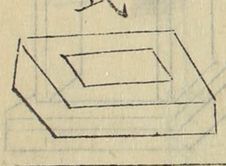
身 高一尺二寸闊三寸厚一寸二分首削去其上兩角各去五分俾其首作圓形頷從上量下寸橫勒其前人身深四分為頷判開其下分陷中於頷下本身上刻深四分闊一寸長六寸為陷中竅於本身兩側旁鑽兩圓孔徑四分以通陷中其孔離趺面七寸二分前面廣三寸安在頷下

合式 前合於後身納於趺

神主分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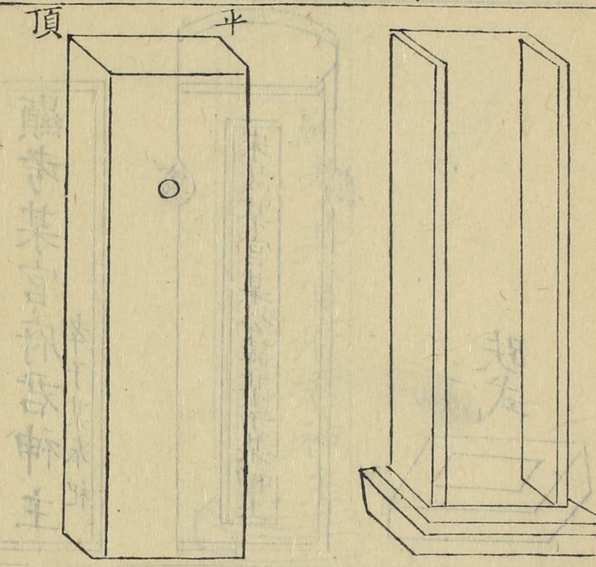
趺式



植立仍高一尺二寸（案竅有伊川之說而又中之者文之以淺易之言使人易曉也）

趺 方四寸厚一寸二分鑿之通底以受主身

座案　蓋式



薄板為之面頂俱虛

四直向下正闊旁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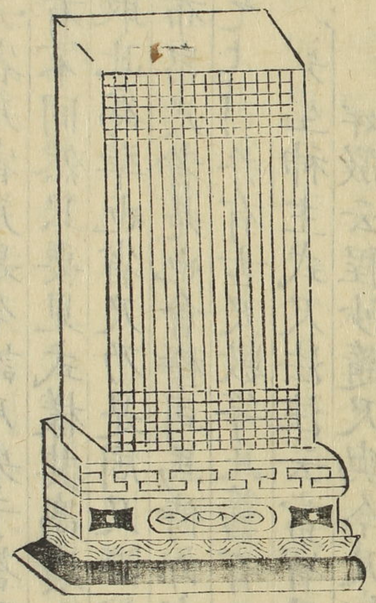
座蓋制度

案座以薄板三片相合安於趺之兩旁及後面比主稍高面頂俱虛趺之四邊各寬於板少許令可蓋

蓋亦以薄板為之四片相合有頂可以罩趺上板惟前面留一圓竅俱飾以黑漆古以帛縫如斗帳齊主四方板為頂韜其主置於座中然後加蓋今人從簡便不復並用

藏主櫝式

平頂四直



前作兩窓啓閉

下作平底臺座

家禮儀節垚濬曰祠堂本章下止云為四龕每龕內置一卓子其上置櫝龕外各垂小簾無有韜藉之說其說蓋出溫公書儀朱子雖已不取然今人家往往遵之故仍列圖於前而此復為櫝式有力者如制為之亦無不可

朱子語類問程先生主式與古今家祭禮所說長短不同所謂古尺將今尺七寸五分弱不知當用今何尺古今家祭禮中有古尺樣較之今尺不止七寸五分注云省尺省尺是今誰尺朱子荅曰適於二書高低雖有不同然只要見式樣其高廣之度自有尺寸初不取此為準也省尺乃是周尺温公有圖子所謂三司布帛尺者是也會稽司馬侍郎家必有是本可轉求之卜〻并有古尺數等此舊有之今久不見矣○問〻ㇷ゚ㇾ主神主式尺法注云當省尺七寸五分弱覽〻ㇷ゚ㇾ㘴敬云程沙隨尺與今尺相近曾問先生以為極當尺法已失不若以人身為度而鄭氏注苴經大搤云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今人之手約之則沙隨之法深合古制未審先生當時取沙隨尺法何意纘約沙隨尺比古尺止得六寸許朱子荅曰尺樣温公有圖後人刻之於石其說甚詳程沙隨之說據之○江都集禮晉安昌公荀氏祠制云祭版皆正長一尺二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分八分大書云云今案他所引或作厚五十八分通典開元禮皆然詳此八分字連一人書為文故徐潤云又案不必八分楷書亦可必是荀氏全書本有此文其作五十者後人誤也若博四寸五分而厚五寸八分則側面闊於正面決無此理當以集禮為正○又問主式雖云殺諸侯之制如何伊川主式雖云殺諸侯之制然未見諸侯之制如何若以為疑則用牌子可也安昌公荀氏是晉荀勗非孫氏也但諸書所載厚薄之制有誤字爾士大夫而云幾郎幾公或是上世無官者也○朱子荅影堂祠

版之問云古禮廟無二主欲祖考之精神萃聚焉故不可以有二

有影是二主矣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惟越在他國則以爽士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爲壇以祭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世主祭者遊宦立朝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當以其田祿修其薦享不得同於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泥古則闊於事情狥俗則無復品節酌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宜亦歆之所謂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也但支子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所喻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

而支子私祭上及高曾又非所以嚴大宗之正也○

朱子曰士人神主但依伊川說而勿陷中及二片○

又問重朱子荅曰三禮圖有畫象可考溫公之說亦合時宜不必過泥古禮也○又問子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祔祭於何所朱子荅云今法五服年月篇母字下注云謂生己者但謂之母若避適母則止稱亡母不稱妣也○竇文卿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若用夫則題嬪某氏神主旁注夫某祀否朱子曰旁注施於尊者其他不必○問亡妻神主可題其子之名奉祀否朱子荅曰不題奉祀者之名爲得○朱子曰妻喪者木主要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子婦須作子婦名翁主之卒哭即祔更立木主于靈座朝夕奠就之三年除之○伊川制士庶不

用主只用牌子看來牌子當如主制只不消做四片相合及竅其旁以通中○堯卿問士牌子式曰晉人制長一尺二寸博四寸五分亦太大不如只依程主外式然其題則不能如陷中之多矣○直卿問神主牌先生夜來說荀勗禮未終曰温公所製牌闊四寸厚五寸八分錯了據隋煬帝所編禮書有一篇荀勗禮乃是云闊四寸厚五分八分大書某人神座不然只小楷書亦得後人相承誤了却作五寸八分為一句○又無爵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尊神之辭府君如官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謂父為家府君

徇基荅莊行之問主式若士式古無傳只安昌公荀氏始有祠版而温公因之然字已舛訛分寸不中度難於遽從程子始創為定式有所法象已極精確然陷中亦不言定寸至高氏儀始言闊一寸長六寸朱文公又云當深四方若占者官號字多則不必拘八寸之制温公儀節以橐考紫姚緋者亦是以意裁之

見卜祥篇首所謂府君夫人則自漢以來為尊神之通稱文公說漢人碑已如此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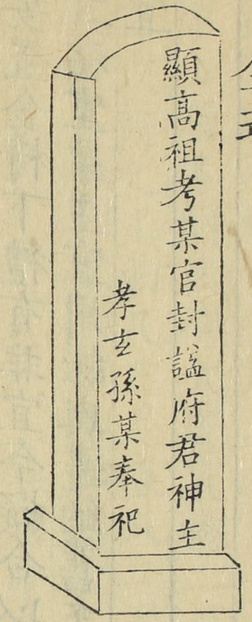
金史貞祐四年禮官言遷廟事主用栗依唐制皇統九年所定也祏室旁及上下皆石門東向以木為闔鬚以朱室中有褥奠主訖帝主居左覆以黃羅帕后主居右覆以紅羅帕繡扆以紙木為筐兩足如立屏狀覆以紅羅三幅繡金斧五十四裹以紅綃覆於屏上其半無文者垂於其後置北牖下南向前設几筵以坐神主五席各長五尺五寸闊二尺紅羅以白繡蕙文及雲氣之狀復以紅綃裹之每位二繅席畫純以五色絨織青蒲為之緣以紅羅畫藻文及雲氣狀亦以紅綃裹之每位二在筵上次席皺純以輕筠為之亦曰桃枝席緣以紅綃繡鐵色斧裹以紅綃每位二在繅席上虎席二大者長同惟闊增一尺以虎皮

爲褥有緼以紅羅繡金色斧緣之又有小虎皮褥制同三席時暄則用桃枝次席時寒則去桃枝加虎皮褥夏秋享則用桃枝次席二冬則去桃枝加小虎皮褥於繅席上臘冬則又添大虎皮褥二於繅上遷小虎皮褥二在大褥之上曲几三足直几二足各長尺五寸以丹漆之帝主前設曲几后設直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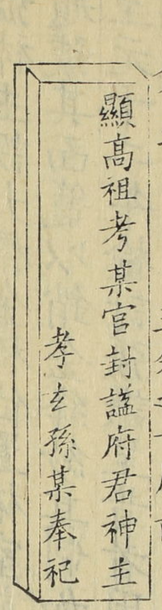
元史神主之制至元三年始命太保劉秉忠考古制爲之高一尺二寸上頂圜徑二寸八分四廂各剡一寸一分上下四方穿中央通孔徑九分以光漆題尊謚於背上置趺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下底齊趺方一尺厚三寸皆準元祐古尺圖主及置趺皆用栗木置趺並用玄漆設祏室以安奉帝主用曲几黃羅帕覆之后主用直几紅羅帕覆之祏室每室紅錦厚褥一紫錦薄褥一黃羅複帳一鋪背紅簾一緣以黃羅帶飾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國師奉旨造木質金表牌位十有六亦號神主設大榻金椅位置祏室前帝位于右后位于左題號其面籠以銷金絳紗其制如櫝

至元十二年檢討張謙呈昔者因修太廟奉遷金牌位于饌幕殿設以金椅其栗主却與舊主牌位各貯箱內安置金椅下禮有非宜今擬合以金牌位遷于八室內其祏室栗主宜用綵輿遷納舊主并牌位安置于箱爲宜

全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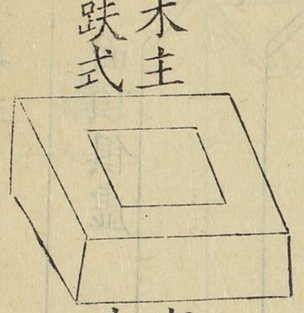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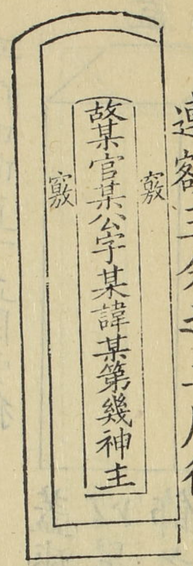
分式



禮經及家禮舊本於高祖考上皆用皇字今止用顯字

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日月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趺皆厚一十二分）刻上五分爲圓首寸之下勒前爲額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書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陷中長六寸闊一寸）合之植於趺（身出趺上一尺八分并趺高一尺一寸）竅其旁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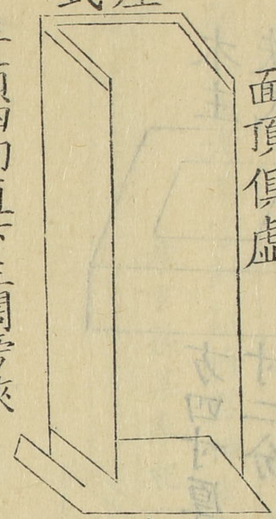




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四分一分之上）居二分之上（謂在七寸之上）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如處士秀才幾郎幾公）旁題主祀之名（曰孝子某奉祀）加賜易世則筆滌而更之（水以灑廟）外改中不改

櫝韜藉式

座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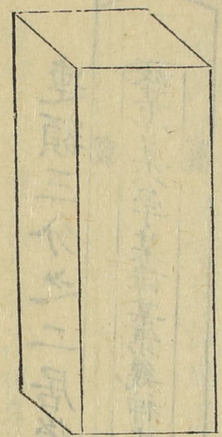


面頂俱虛

平頂四向直下正闊旁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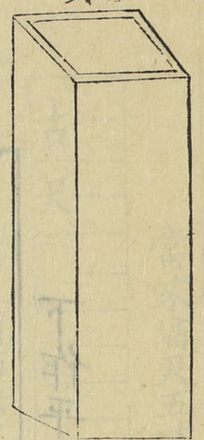
底蓋古尺當宋省尺五寸闊厚五分弱周尺當宋省出令尺七寸五分弱宋省受蓋尺當周尺一尺三寸四分神主用周尺

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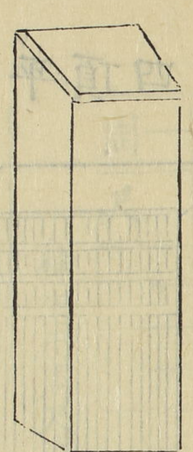
蓋座亦以黑漆飾之

韜式 全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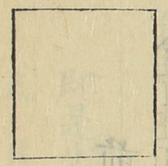


式如廿帳合縫居後之中稍留其末頂用薄板自上下韜之與主身齊

韜縫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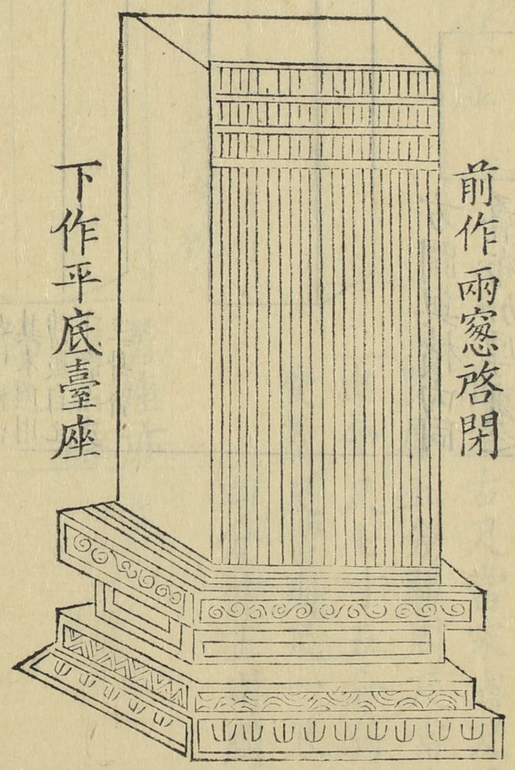


藉



方闊與櫝內同疊布加厚裹之以帛考紫朏緋囊亦如之

櫝式



式

當宋省尺五寸五分弱

古尺

當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當浙尺八寸四分

周尺

神主用周尺亦見南軒家所刻尺

比上周尺更加三寸四分

三司布帛尺

即是省尺又名京尺當周尺一尺三寸四分當浙尺一尺一寸三分

右司馬公家石刻本

張守敬議尊謚禮儀內一條云粉主用水不用油者夫神主至重貴質一成而不可易故水無他飾用水粉亦庶可代遷時刷洗改題稱號及旁注如用油便應用刮削非所以示安重也與

神位不同若神位可裝飾也

呂坤四禮疑府君孺人爵也生爲庶人死而爵之可乎誣也僭也孝子不誣親聖人不誨僭○家禮有家之禮非家家之禮也生有爵死而稱於廟不沒其實也爵不一等舉府君孺人例其餘爾爾庶人止宜稱顯考某字行幾顯妣某氏行幾神主爲是何必縞名器以自重哉又案伊川製主式士庶不用益知府君孺人非士庶之通稱矣○又主無式式自程氏取義亦精而只辨古今用禁士庶孿矣夫儒者之見也○主之式題考妣姓字以依神俾子孫祭之爲如在爾庶人之家久則木牌暫則紙位但存尊祖敬宗之心不必拘泥韜藉之說至於偶無柏栗凡貴重之木皆可用但大高大則近於僭爾伊川主式偶未之思儻考有尊爵崇銜勢難摘取者陷中字數有定何以書之即用三司布帛尺陷中分寸稍長似亦無害或曰四龕之主高下須同曰通用三司尺可也近日市井布尺長以三掌裁縫與段行尺則今之最小者然視周尺亦差大制非周制人非周人何以周尺之拘哉用今之裁縫尺可也坤送仁壽太后之喪見其主亦用周尺高下視家禮國初議禮之臣可謂泥古之過矣天子有十六字廟號及宗銜不減二十餘字豈可與臣庶同乎○又旁題適長奉祀天子諸侯之禮也士大夫之家衆子孫不名祖考之心與右名而稱與祀○父母有衆子而旁題止云孝子某人奉祀書適長明主祭之有人也衆子或三或五不得書名於人情尤不近不若左書孝子某或孝孫某奉祀右書介子某某與祀若衆孫隔世則不必書矣蓋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故不名於廟士庶人何嫌之有○又宗子仕以主行必無庶也則可若有庶則與其行也寧攝庶子鬯不承宗然稱宗子以祭亦祖考之所不吐也馭馳千萬里置主於篋笥可乎況後世仕非久任而器具難全執事難備或官不尊而棄戚無具署不廣而居處無餘不幾於褻神乎坤遊宦只奉小影堂一軸情誼而禮不褻甚爲簡便宗子更宜如此○又庶子不與不主不攝不位竝無祖考也而可乎○禮謂庶子與祭而不主祭此兄弟同在之時也若宗子他出而庶子不得與祭又不敢主祭又不得攝祭或主隨宗子以行又不得爲位則是庶子無尊祖敬宗之分非祖生父育之身非教人以孝矣故宗子不在則攝行神主不在則爲位此必不可廢者不知宗子仕而父母不從即有庶子必不當養於家乎泥禮至此非聖人意也○又制祠堂之主尚右黜主非禮也禮有題而無黜今也題主訖主字上空一點請貴官以硃點之云以生者接死者之氣謬矣婦人之氣以他人之丈夫接之尤謬矣宜從禮子弟善書書之不善書用善書者

馮善家禮集說或問今人以座蓋爲韜櫝而罕用前啓兩窓之櫝間有用者則不復用坐蓋又夫婦共爲一匣之制則爲陋闊坐蓋以受二主其式見下圖而又難施考紫姚緝之韜今當如何曰意古者置主於座乃用帛韜韜之然後加蓋復置於櫝後人從簡不復兩用乃呼座蓋爲韜櫝而罕用之故家禮籍下注云方闊與櫝內同及禮用黑漆且容一主則至今遂一向呼坐蓋爲韜櫝而不復依古制兩用矣以禮經之則合依前式兩用者爲是若欲從簡則依下圖合式止爲區闊坐蓋夫婦共爲一匣則韜帛亦何嫌於一色哉蓋前代重紫輕緋故有此分然吾以祖宗均視考妣又豈必規規以分重輕於事爲之末哉且玄黃紫色國朝制度不可僭用韜用紅羅當遵從之且朱子論作主周尺長短云主之大小然非有聲律高下之差得一書爲據足矣愚以韜櫝亦然不必過論也○或問無官者則書處士秀才而下復可書府君否曰案祠堂章有事則告條下注云有官者皆書封謚無官者則以生時行第稱號加於府君之上是則庶民皆可稱其先爲府君也又問今人又於神主陷中兩旁增書生於何年月日卒於何年月日享年幾歲葬某處如何曰亦自詳備宜從之也

姚氏家規通俗編案朱子婦人誌稱碩人處士非嚴光徐穉之流本不易稱但舍此無以順孝子之心碩人既可稱於誌則主亦可稱也故皆從之○案黃晦蓬窓類記曰今無官者稱府君蓋襲古式而不知本朝有禁然禁無可考而嘗於載籍中見湛甘泉先生告祖文稱曾

祖處士府君此公非不知禮不考典故者丘文莊公乃本朝達禮之士其輯家禮亦栝處士府君恐蓬窓類記所言說也詩楚茨先祖是皇朱注皇大也君也而慶源輔氏曰君即是府君之謂則府君乃人子尊祖考之辭非以爵稱也明矣第卑幼於主人者則不可槩稱爾

韋人鳳曰神主奉祀止宜長子署名如長子不在則列長孫三代尊稱題銜俱當改題所以重宗法也故長孫長曾孫皆有承重之服所以承重者乃承宗祀非禮識尊祖敬宗之義者所當改正

乾學案古人於祖考及妣之上皆加一皇字逮元大德朝始詔改皇爲顯以士庶不得稱皇也不知皇之取義美也大也初非取君字之義而當時乃以此爲嫌何也其在於今則相沿既久自不必復用皇字矣

王巖立主議自先妣見棄諸凡喪儀嚴酌古裁今期於至當至立主一節尤喪祭之大者嚴蓋有所致謹也檀弓曰重主道也注曰始死立重以依神士重木三尺重非主而有主之道周人虞而作主徹重埋之家禮既葬題主三虞卒哭乃以主祔溫公改重爲魂帛朱子謂適時之宜夫立重之意蓋恐神無所依又不敢遽立主者竊意初死尚以人道事之而主則神道矣故不忍之死而致死也今扶柩南歸道塗數百里葬畢而返往復旬餘而必待既葬三虞則發引以後虞祭以前靈座久虛吾母朝夕神遊堂户庭階無不之也而無所棲止不可也溫公之爲魂帛也既以代重亦以象主也其既葬主歸魂帛在後初虞埋之此家禮也今既立主主立則魂帛不必復留而周主重徹如必待既虞然後埋之不可也近世俗禮將葬則豫題其主而虛主字之一點俾車既出乃於大門之外加此一點謂之點主倉卒之際苟且率略無復謹重父母之意不可也世俗之禮其立主也必延有爵位者以爲重又以其尊貴不可煩也乃豫題其主獨留一點以待之夫神之依於主也豈貴人者其人品果何如邪君子也誠足爲吾母重非以其貴也其小人也則凶穢鄙瑣之氣吾母所惡而吐之況神之所依豈專因乎一點今乃以尊嚴貴人之故遷就苟且以畢事於一點重勢利而輕忽其親不可也艾千子之治喪其立主亦不待既葬矣然立於始死而不設魂帛夫魂帛與主皆象死者而有異焉始死設魂帛不遽以思事之不忍之死而致死也是亦始死立重葬乃爲主之遺意也千子廢魂帛而立主始死則是之死而致死之不可也此皆嚴所致謹不敢忽者謹於發引前一日爲母立主柩行即奉主登於靈座不待既葬主立則魂帛即埋潔處不必既虞則嚴扶柩以行而吾母安居靈座出入神遊自如而家禮題主但用善書之人故嚴不援鄉貴倚倉卒門外之一點以見古禮之可通變世俗之禮之不可從如嚴議如此以待議禮之君子

行於今將爲文以告先妣因爲議如此

萬斯大與張仲嘉論齊家寶要書題主條云古人必葬而後題今世俗大都臨窆殯時題於家隨俗亦可案古人始死有重既葬而虞乃埋重作主卒哭之明日以主祔廟後世葬日作主於墓義實較勝蓋尸柩入土孝子皇皇若失於此立主則神即有所依而子亦即有所奉所謂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之意尤切於此也家禮著之通俗行之獨杭俗舉殯前題主於家夫柩猶在堂且有魂帛有像而更立主則神益無專依矣又柩行時主與像帛俱往中塗則子奉主以歸安主而更至墓此何禮乎愚意此條宜改世字爲杭而去大都二字隨俗亦可四字易殊爲非禮可也

朱董祥曰或問神主用栗禮乎曰栗堅耐久火不易然古者爐口火門皆用之用之而宜是可以爲禮也謂周人以栗未敢爲信也又問神主之長短厚薄家

禮有定式其尺何從曰當從古尺先王制度近取諸身布手知尺布肘知尋三代以八尺爲步秦以六尺四寸爲步秦非減短其步乃增長其尺也今之匠尺比秦尺爲短人指中指一圍是爲一尺右手左手一拓共八圍是爲一尋與身長短亦同故曰布手知尺布肘知尋曰今民間所用之尺校匠尺尤大何代之制曰此唐初租庸調時官府收民間布帛所用以其爲布帛而設故惟裁衣者用之民間亦止以量布帛鳴呼今之神主其要不在尺寸用木而已始死不復則魂散既斂不立重則魂無所憑而亦散主不統於一而支庶分立則主不成主魂無專依則終散況題主者不以親不以賢以素不相知之人而爲漠不相關之事而又不明主之用題者何義題其外遺其內起止正值皆違於禮如是而欲其通幽明使魂伸爲神鬼有所歸安享其祭祀豈可得乎

神坐

黃長睿東觀餘論近歲商於耕夫得漢世石刻數種有云圈公神坐綺里季神坐甪里先生神坐又各有神祚机皆漢人隸書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爲四皓作碑於其所隱處此神坐及祚几豈亦當時所立邪

趙明誠金石錄右四皓神位神胙几刻石四在惠帝陵傍驗其字畫蓋東漢時書案顏師古匡謬正俗引圈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圈公之後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圈公爲司徒自圈公至稱十一世案班固述四皓但有園公非圈公也云當秦之時避地入商洛深山則不爲博士明矣又漢初不置司徒安得以圈公爲之乎稱之說實爲鄙野子嘗疑稱著書自述其世系不應妄誕如此及得四皓刻石見其所書亦爲圈公乃知稱所述果非臆說蓋當時所傳如此爾至謂圈公爲秦博士及惠帝時拜司徒者疑無所據

洪适隸釋右四老神坐神祚机凡四楊子雲法言曰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班孟堅敘近古逸民與揚子同陳留志云園公姓庾字宣明常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隱居夏里號曰黃公

角里先生姓周名術或曰霸上先生皇甫謐之徒說又相戾故顏師古注漢書悉棄不取陶淵明詩有黃綺之南山杜子美詩有黃綺終辭漢之句似亦以夏爲地名也惟圈稱陳留耆舊傳自序云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爲司徒至稱十一世此刻有圈公神坐及胙几當各有之今綺季角里尚闕其一而黃公者未見傳者云數十年前商於農人耕地得此

神像

司馬氏書儀世俗皆畫影置於魂帛之後男子生時有畫像用之猶無所謂至於婦人生時深居閨闥出則乘輜軿擁蔽其面既死豈可使畫士直入深室揭掩面之帛執筆望相畫其容貌此殊爲非禮勿可用也

三程全書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得一髭髮不當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

元史耶律希亮性至孝困厄遐方家貲散亡已盡僅藏祖考畫像四時就穹廬陳列致奠盡誠敬朔漠之人咸相聚來觀歎曰此中土之禮也

林俊方崇陵先世遺像跋墓以藏魂廟以棲神主以系之備矣繪形以自志豐衰之候孝子順孫因之有感程子之論太嚴恐隳像設之二氏以立教也先世遺容士大夫多尚之方思道家亦尚之古有事奉木主以行以像代主者便禮有義起故書劉世節瓦盆漫記祭祀用尸其義精深尸不能行也而易以木主主不能行也而易之畫像二者猶有用尸之義至宋儒譜影像與祖考無干專用木主不知數十之木與祖何相干也古人木主之設蓋以祭祀用尸皆使子弟爲之高曾祖考無以分別故用主以識之今不用尸而獨用主正如今之鄉飲主賓介僎而無人也

殼英東鄂賛言古人祠堂或祀木主或祀小影程伊川朱晦菴以主司馬溫公呂東萊以影蓋主者神之棲也影者神之像也我朝劉文安公不用主不用影止用一軸大書三代考妣之靈此又一見也

呂坤四禮疑影堂纔視也此無譽之親也曰慕瞻依死而凝睇長望終古不復見焉考子無奈思何也故像之辭壁偶聞行道偶見形容彷彿乎吾親也猶傷

心隋涕焉眞邪幻邪夢邪瞑而在目邪恍然失矣像之不猶似乎視主不猶親乎孔子曰祭如在商頌曰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即此意也○程伊川不取影堂曰若多一壺子曰宜子叔祖七郎中有影帳安畫二婢曰鳳程氏先祖固有影堂古有鑄金刻木琢石塑土以像親者皆出於思慕之極無聊不得已之情亦何病於禮乎孝子慈孫於木主影帳兩有之可也不必於無亦可也

萬斯大與張仲嘉書古禮有畫像之事而後世亦有之溫公以其非古故於書儀止載魂帛依神而朱子不改某則謂繪畫之事自古而有如書言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左傳言遠方圖物知虞夏時有繪物者矣書言乃審厥象以形求說知商時有繪人者矣特當時無有子孫繪其祖父者故聖人不著於經後世圖功臣圖賢哲往往見於記載而謂子孫獨不可繪其祖父此不近人情之論也且古禮不有尸乎以孫像祖事死如生古人自有深心然行之今日未有不視同兒戲者曷若傳神楮墨子孫歲時瞻拜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實有洋洋如在者乎故尸必不可有於今日像不妨有於今日如謂神像之名非古則古人於尸業稱之爲神像矣如謂肖形爲不經則傳已稱惟肖而魂帛之肖形爲已褻矣今天下士大夫與之譚禮必曰像不可增一至其親不忍言之際鄭鄭乎無或有一人焉能違俗而不繪者是避其名而爲其實也噫亦思像果何害於禮而必欲避其名乎嘗讀瀛溪九賢圖贊周程張朱及堯夫君實伯恭敬夫皆在焉其髣髴面目各各生氣如見此非得之其家傳又何從而肖之邪然則溫公朱子之書子孫已不能悉遵之矣某於此敢爲一言曰人情之所不能免者聖人不禁祭其在斯乎今之人有能確守禮文親死而不繪像者縱不敢議其爲非吾終欲去魂帛之號而復爲重改結帛而從束帛尚其不能者當廢魂帛而不置蓋始死有柩有像即古人立重之意更有魂帛祖禰爲二矣神無專依益非禮意狂瞽之論不敢自隱敬以質之先生

一

乾學案神像之設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然則宜何從愚以爲當揆之於人情而已度今之世無有不用像者衆皆用之而吾獨矯情焉以爲文翁之講堂爲土偶以像聖賢人不以爲非也土偶猶可而繪畫獨不可乎先聖賢猶可而吾先人獨不可乎人子當親沒之後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歲時享祀一展視而儀容如在若親其笑語焉若聆其欬唾焉悽悵悲懷之意益於是而深雖歲月已久而吾親固猶然在目也是亦見似目瞿之義也謂非人子之至情哉奈何其欲去之也愚故曰當揆之於人情而已

神主

舊唐書崔祐甫傳安禄山陷洛陽士庶奔迸祐甫獨崎
危於矢石之間潛入私廟負木主以竄
歸崇敬傳崇敬諫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案典禮虞
主用桑練主用栗作桑主則埋栗主作栗主則埋桑主
所以神無二主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東都太廟是則
天皇后所建以置武后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
將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則前
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
東都神主已曾虞奉而禮之豈可一朝廢之乎且虞祭
則立桑主而虞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
曾虞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何須更作作之不時恐

非禮也

楊發傳大中三年遷左司郎中宣宗追尊順宗憲宗等尊號禮院奏廟中神主已題舊號請改造及重題諡禮官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搏獻議曰臣等伏尋舊典栗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尊謚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曾無其文周加太王王季文王之謚但以德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謚易主且文物大備禮法可稱最在兩漢並無其事光武中興都洛陽遣大司馬鄧禹入關奉高祖已下十一帝后神主祔洛陽宗廟蓋神主不合新造故也自魏晉迄於周隋雖代有放恣之君亦有知禮講學之士不聞加謚追尊改主重題書之史策可以覆視今議者唯引東晉重造鄭太后神主事爲證伏以鄭太后本琅邪王妃薨後已祔琅邪邸廟其後母以子貴將升祔太廟賀循請重造新主改題皇后之號備禮告祔當時用之伏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短不同若以王妃入寸之主上配至極禮似不同時詔神貪君之私用此謬禮改造神主比量晉事又絶非宜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實武宗之母母以子之貴已祔別廟正爲得禮饗薦無虧今若從祀至尊題主稱爲太后因臣因子正得其宜今乃別造新主題去太字即是穆宗上僭之後臣下追致作嬪之禮瀆亂正經實驚有識臣當時並列朝行實知謬戾以大不敬論又其時無詔下議遂默塞不敢出言今又欲重用東晉謬禮穢媟聖朝大典猥蒙下問敢不盡言

長安通義里舊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

太廟既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奉舊主其加謚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太后攝政之後累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檢國史並無改造重題之文若故事有之無不書於簡冊臣等愚見宜但告新謚於廟而止其改造重題之文開元初太常卿韋縚以高宗廟題武后神主云天后聖帝武氏縚奏請削去天后聖帝之號別題云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詔從之即不知其時削舊題邪重造主邪亦不知用何代典禮禮之疑者決在宜衷以臣所見但以新謚寶冊告陵廟正得其宜改造重題恐乖禮意時宰相覆奏就神主改題而知禮者非之以發議爲是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臣秦蕙田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二十

老疾居喪

曲禮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注勝任也○疏不勝喪謂疾不食酒肉創瘍不沐浴毀而減性者也不留身繼世是不慈也減性本心實非爲不孝故言比也親生時之意是不孝也比者此減性呂大臨曰居喪非虞祔練祥無沐浴然頭有創身有瘍必爲之沐浴者有疾不可以致毀也有疾則飲酒食肉者毀不可減性也不勝喪而死雖志在慕親而至於滅性絕後徇輕忘重謂之不孝可也況言居喪而不獨父母此所以兼言不慈也

朱子曰下不足以傳後故比於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比於不孝

吳澄曰不勝喪謂哀過不能堪將至於廢事甚則至於滅性也此本是慈孝其親而然然毀而不能存其父母所生之身雖曰慈孝而與不慈下孝者一也蓋居喪固當致其哀然毀瘠不可形見於外視聽不可衰損於前平時不沐浴不酒肉若有創有瘍有疾則亦許其沐浴與酒肉俟疾既止乃復其舊然此皆年

五十以下強仕者所行若五十血氣漸衰則雖無疾與創瘍其哀毀視強壯亦當減殺故曰不致毀

雜記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注毀而死是不重親檀弓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注爲記者正曾子之言注增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食以爲薑桂之謂也注爲記者正曾子所云草木滋者謂薑桂○疏下云薑桂之謂是解上草木之滋故以爲記者

方慤曰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酒肉之外又有草木之滋者亦慮其不勝喪而已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注尊者奪人易也歠歠粥也○疏歠者親喪三日後歠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者雖歠粥致疾病君不命食之以其賤故也其士病困故君命食疏飯也若非三者雖歠之主人主婦君不命也喪大記主婦食疏食謂飯之後此主婦歠者謂未殯前故問喪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此言君命食之謂大夫以上篤陸佃曰據問喪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此言君命食之謂大夫以上篤於愛鄰里或不能勉親喪三日之後君命以粥歠焉故鄭氏謂尊者奪人易

乾學案三日始食粥禮也若三日之內或有哀毀致病者則君命以粥食之通其變也孔氏謂三日外食以疏飯則經何以言歠乎陸氏言三日外君命以粥歠則三日之外禮自應食粥何須重以君命乎即問喪言鄰里爲糜粥以飲食之義亦同此而孔氏謂爲旁親恐未必然也蓋三日不食雖禮之正世多有不能三日而致病者故在大夫則君命食以歠在士庶人則鄰里食以糜實情之至而亦先王之所許也何必拘於三日不食之說乎

曲禮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注所以養衰老人五十始衰也○疏致極也五十始衰居喪許有毀不得極氣慮六十轉更衰甚都不許毀也呂大臨曰養老之政自五十始血氣既衰養道所以不可闕居喪有不能任故爲之節也致毀之食饘粥也不毀之食疏食水飲也衣服居處哭泣之節稱之不致毀則食食而不食粥矣不毀則食不疏而有醯醬矣七十之制所變者衰麻之服餘無變也

喪大記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注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

悲哀痛疾之至也注爵踊足不絕地○疏爵踊似爵之跳
方慤曰爵踊猶莊子所謂跽曜如壞牆然言其不可枝捂
陸佃曰殷殷踊也田田懇惻也

女子哭泣悲哀擊胷傷心

喪服小記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陳祥道曰婦人移天於夫而傳重於長子故雖父母不稽顙所稽顙者夫與長子而已

坊記寡婦不夜哭

雜記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

嫂不撫叔

喪大記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注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疏婦人質故送迎敵者不下堂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

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注歸謂歸夫家也

士喪禮注老老死也○疏致毀謂致極哀毀散送謂絰帶垂散麻也○疏致毀散送謂絰帶垂散麻玉藻云五十不散送注云謂送喪不散麻也

內則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七十致攻唯衰麻爲喪
陳澔曰或有死喪之事唯備衰麻之服而已其他禮節皆在所不責也

內則八十齊衰之事弗及也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

喪服四制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
疏髽髮者婦人之大紒重喪辮麻繞髮禿者無髮故不髽男子禿亦不免也袒者露膚傴者可憎故不露也跛人脚蹇故不跳躍老及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致滅性故酒肉養之

閒喪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
方慤曰禿則頂無飾故不免免則頂露矣傴則形橐矣跛則足不正故不踊踊則足勞矣

婦人居喪

問喪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

檀弓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方慤曰經曰寡婦不夜哭蓋遠嫌之道當然爾穆伯夫也故晝哭而不嫌於薄文伯子也故晝夜哭而不嫌於厚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疏上云晝夜哭此不哭者謂暫時也家語云文伯歜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天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共祭祀者無加服孔子聞之曰公父氏之婦知禮矣

章望之曹氏女傳曹氏者吾同郡尚書郎修古之幼女也公天聖中累更御史持憲無阿回言事失職知閎之興化庫期年而卒曹氏以室居未嫁父歿其故僚吏民錢三十萬致之柩前曰以供空葬之用夫人陳氏將受之女曰制家之門唯其家之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祖民政約於奉身廉於臨人今其亡矣葬之豐儉請以吾家貝之苟將受私遺焉惟他人忍之我弗忍也母因是請而使辭焉其故僚復謂之曰葬先公弗資是則亦聞命矣願以異日嫁公女焉可無拒也女曰俾用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備吾之嫁是使妾幸父喪而自靦也人之聞之謂如何哉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妾有大罰父沒而喪存焉不以此時哀戚而遽謀嫁幣不亦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賄不亦亂常位乎妾不才以先人之靈幸而卒有所歸則有妾之紡績之備何敢以是自誘哉

願弗聞二三君子之命也遂不受夫婦人事勤儉恭謹則良矣曾無賢者之責也此何特異也彼貪殘之夫好財瀆貨死則已爾惡復恃哺邪方朝廷發令負冒之禁防制執事之人如維縶之械繫之而不有所累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曹氏近之矣雖然原于於義而薄於利者人之常行也詩書不聞而尚廉孝固賢矣其里人曾孝基得斯說來告則未知其年與名

童子居喪

儀禮喪服傳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

疏姊妹婦人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人正杖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諸經皆有婦人杖文故知之也

記童子唯當室總注當室爲父後承家事者傳曰不當室則無總服也問喪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注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父成人也總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總服也為施也注怪本所玉藻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納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注皆爲幼小不備禮也雖不服總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裘帛溫傷壯氣也納屨頭飾也○疏童子唯當室與族人爲禮有恩相接之義故遂服本服之總爾不當室則情不親雖不能至總故不服也雖不總猶著免深衣無經

以往給事鄭注猶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也問喪云不當室不免者謂成服之後也主人喪主也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彼之若無事時在旁謂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先生師也童子不能獨為禮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入也

方慤曰不衰即不衣衰裳是也不帛即不帛禪袴是也不屨綦即不屨綦履是也不杖即不杖竹削杖是也不麻即不麻絞帶是也不菲即不菲草履是也不廬即不廬倚廬是也

屨絇未拘之以行戒也不服麻則以幼未能勝絰故也

陸佃曰童子於有喪者之家當事則代之拜

幼也故謂之聽事而已少儀曰童子不與人以喪使人抱之而人代之拜

雜記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注童子未成人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疏案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卯杖成子禮是也皇氏云童子當室則備此經中五事問喪之免而云杖舉重言也

喪大記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

徐師曾曰幼子為主不能拜則衣之以衰使人抱之而人代之拜

少儀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注適之也曰某願比於將命者比猶比方俱給事

徐師曾曰童子未成人則其辭云某願聽事於將命者不敢比於成人故但言來聽事上人以事見使令也

喪侯事不犆弔

徐師曾曰至於弔喪必待尊長朝夕哭時而往若非其時則不特弔亦恐煩動也

通典漢戴德喪服變除曰童子當室謂十五至十九為父後持宗廟之重者其服深衣不裳其餘與成人同禮不為未成人制服者為用心不能一也其能服者亦不禁衰絰不以制度惟其所能勝○晉劉智釋疑曰嬰兒無知然於其父母之喪則以衰抱之其餘親八歲則制服矣七歲曰悼過此有罪則入於刑必致之於禮故在下殤之年為之制服案小功章昆弟之殤服昆弟之下殤是以下殤之年則行服也蜀譙周喪服圖童子不降成人小功親以上皆服本親之衰童子不杖不盧不免不麻當室者免麻十四以下不堪麻則不為姊下殤以下繞六七歲未成童子不杖不盧不免不何以越得為姊殤服備大功小功之制于十七八尚可恕六七歲兒誰能服此衰麻射慈答六七歲雖未為童其姊死故宜著布深衣○宋庾蔚之謂馬融以童子為未成人鄭玄以為未成人之稱並不明下至幾歲戴德以童子當室十五至十九譙周云十四以下不堪麻則不記云十五成童舞象爾豈是經所云童子當室者邪案禮稱童子參差不一以事推之

魏晉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太師馮熙薨有數子尚幼議者以爲童子之節事降成人謂爲衰而不裳免而不絰又無腰麻縹垂唯有絞帶時博士孫惠蔚上書言臣雖識謝古人然微涉傳記近取諸身遠取諸禮驗情以求理尋理以推制竊謂童子在幼之儀居喪之節冠杖之制有降成人衰麻之服略爲不異以玉藻二簡微足明之曰童子之節錦紳并細錦即大帶既有佩觿之革又有錦紐之紳此明童子雖幼已備二帶以凶類吉則腰絰存焉又曰童子無緦服鄭注曰雖不服緦猶免深衣是許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深衣之制長幼俱服童子爲服之緦猶免深衣況居有服之斬而反無裳乎臣又聞先師舊說童子常服類深衣衰裳所施理或取象但

則大小可知矣愚謂當室與族人爲禮若是八歲以上及禮之人以其當室故令與成人同昔射慈以爲未八歲者服其近屬布深衣或合禮意

宗室童子爲天子服制議魏晉故事皇子廣陵王年十一孫爲祖服周當爲臣服從本親服皇弟吳王年十章郡王年七又當倚廬服成人禮著何惽服應琳議案禮喪服諸侯爲天子斬今廣陵王列土建國古之諸侯宜從臣例又禮童子不居廬不杖不菲廣陵王未冠吳王章郡王卑幼不應居廬古但有冠無惽漢始制惽可如

服卷惽

鴻斯同曰禮所謂童子不徹云云者自指幼稚無知之人爾若十五以上亦既成人矣而謂不責以成人之禮乎儀禮喪服篇有爲姑姊下殤之文彼姊在下殤則其弟之年更少矣而猶有服焉可知所謂童子者必其十五以下而非指十五以上明矣乃戴氏拘三殤之說以十五至十九爲童子不亦謬乎曾子問篇世子初生即奉子以衰而喪大記亦言子幼則以衰抱之是則子之當室者在初生已服衰矣豈有年至十五以上猶服深衣而不服齊斬哉益知戴氏之

典無成言故未敢孤斷又曰聽事則不麻則知不聽事麻矣故注曰無麻往給事此明族人之喪童子有事貫經帶麻執事不易故暫聽去之以便其使往則不麻不往則經如使童子本自無麻禮腰首聽與不聽似闕兩經唯舉無麻足明不備豈得言聽事則不麻乎以此論之有經明矣且童子不杖不廬之節理儉於責疑不當不經之制未覩其說又臣竊解童子不衣裳之記是有聞之言將謂童子時甫稱齡未就外傅出則不交族人內則事殊長者餕言父母之前往來慈乳之手故許其無裳以便易之若在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年居二九質並成人受道成均之學釋菜上庠之內將命孔氏之門執燭曾參之室而唯有掩身之衣無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許嫁二十則笄觀祭祀納酒漿助奠

庿堂之中視禮至敬之處其於婉容之服寧無其備以此推之則男女雖幼理應有裳但男子未冠禮謝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褖無名之服禮文罕見童子雖不當室苟以成人之心則許其人服緦之經輕猶有經斬重無麻是爲與輕而奪重非禮之意此臣之所以深疑也又衰旁有衽以掩裳際如使無裳衽便徒設若復去衽衰又不備設有齊斬之故而使成童男女唯服無衽之衰去其裳經此必識禮之所不行亦已明矣若不行於己而立制於人是爲違制以爲法從制以誤人恕禮而行理將異此詔從其議

通典大唐元陵之制孫爲祖齊衰周年臣爲君斬衰三年今伏準遺詔皇帝服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臣下並從釋服皇孫既是齊衰周年服禮

有適子無適孫其服並合從皇帝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釋服後以黲公服至山陵時却服初齊衰服事畢即吉服

乾學案喪大記言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則知童子能勝衣者未有不服衰者矣玉藻言童子無緦服則知小功以至斬衰童子皆有服矣乃戴德釋童子當室謂自十五至十九天下豈有十五以上之人而尚名之爲童子哉又豈有十五以上之人而不服親戚之喪者哉然則童子以何時爲限劉智八歲之說最爲確當蓋八歲以上之殤成人皆爲之制服則成人之喪彼豈得不爲之制服特不責以備禮斯已爾寧可拘於三殤之年數而謂在長殤之年者亦不責以居喪之禮乎蓋自八歲以至十五斯爲童子之限其異於成人者止不踊不杖不菲不廬而其他居喪之節固無不同也不然天下固有幼而執禮之人可槩視爲無所知識而不教之以禮哉

三殤喪禮

檀弓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又見棺椁篇）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陳澔曰十六至十九爲長殤葬此殤時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以奠之牲體分折包裹用此車載之以遣送死者故名遣車車制甚小以置之椁中四隅不容大爲之也禮中殤從上君適長三乘則中亦三乘下則一乘也公庶長一乘則中亦一乘下則無也大夫適長一乘則中亦一乘下殤及庶殤並無也

曾子問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至遠

故也注土周堅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堅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組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謂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馬塗近故爾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注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於墓與成人同塗乃遠其葬當輿其棺乎載之也問禮之變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注蓋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也長殤有送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注欲其斂於宮中如成人也斂於宮中則葬當載也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注棺謂斂於棺

吳澄曰周人葬下殤之禮蓋不用棺但以衣斂尸而置之尸牀不用車載衆手舁之以往曾子問去墓園塗土近者可如此若去墓之塗遠則舁尸以往而不用棺不用車似若不可故問當如之何孔子遂引老聃所言史佚之事以荅蓋史佚曾葬下殤之子而其墓遠方疑於舁尸之不可而召公勸以棺斂於宮中棺斂者謂納之棺中也棺斂於宮中則如成人而載以喪車不舁機史佚以前未有此禮故有所不敢於是召公為史佚問之周公問公曰豈不可蓋禮有從權而以義起者墓近則舁機墓遠則棺斂而車載以往雖前時禮所未有然亦無害於義也史佚依周公所言行之自是以後葬下殤者若墓遠則用棺也棺衣者謂斂以衣又斂於棺也下殤用棺而衣之棺之者蓋自史佚始前此則衣之而已不棺之也棺字並如字讀鄭注以為下殤不葬於墓而別葬於園今從張氏之說諸家皆以豈不可為處公不許之今從陸氏之說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注祔當為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失孔子指也祭成人始設奠於奧迎尸於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疏陰厭謂適殤也陽厭謂庶殤也注知祔當為備者案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今云殤不祔祭與小記文乖故知當為備陸佃曰據此成人之祭無陰厭陽厭鄭氏謂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西北隅是陽厭也非是案少牢祝酌奠下云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則祝酌奠所以告之爾非陰厭也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所以依神闔牖戶降則徹俎敦設于西北隅凡在南扉用筵納一尊佐食神尚宮所謂藏其六牲者此數非陽厭也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注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祭殤不舉肺無脤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疏士祭成人特牲今尊宗子也熊氏云殤與無後者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唯據祔與除服也吉祭特牲則喪祭之時以其未成人降用特豚也祭殤無尸故不舉肺脊脇是尸所食歸餘之俎無尸故無脤俎祭成人則有玄酒重古之義祭殤略故無玄酒也告利成於

祭畢今無所可告故不告利成也此宗子殤死祭於祖廟之奧陰闇之處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祖廟之內不敢在成人之處故於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疏祭於宗子之家祖廟之內不敢在成人之處故於當室之白尊于東房以其明是陽故為陽厭也宗子之殤祭于室奧異於宗子之殤也

方慤曰陽尊而陰卑宗子之殤曰陰厭而凡殤曰陽厭者鬼神尚幽闇故也

吳澄曰室內四隅奧為極尊之處故常祭皆於奧室之西壁以南為上奧尊而屋漏卑凡殤及無後者禮殺故不敢在尊處由奧而北當屋漏卑處也此是辨於陽明陰闇之義也

萬斯大曰天子諸侯於祭之始有灌地降神之事而大夫士無之然特牲少牢二禮尸未入之前祝酌奠奠於銅南主人再拜稽首祝祝竟然後迎尸此亦降神之意鄭氏釋曾子問陰厭陽厭此以實之天子諸侯於祭之終不知神之所在於彼於此故設祭於堂為祊乎外而大夫士無之然特牲禮既養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此亦於彼於此之義鄭氏釋曾子問陽厭陰厭以祭宗子之殤陽厭以祭凡殤曾子問昭昭明著非指祭祖禰時尸未入之始與尸既出之終也且厭之為言飽飫之義也祭方始而奠祝安得遽飽又陽厭當室之白以其在室西北隅屋漏故曰陽也特牲禮之攸設雖於屋漏然而厞用筵且闔戶牖俾之幽暗於陽厭之義謂何但使凡祭必備二厭則少牢禮何以不賓尸者有改設之事而賓尸者無之耶

乾學案二厭之禮專據祭殤而言非謂成人之祭亦備此二厭也鄭氏注儀禮以尸未入之前設饌告神為陰厭尸既出之後改設闔戶為陽厭毋乃與孔子之言戾乎諸家皆仍其說而不覺其謬至陸農師破之誠為深明禮意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雜記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注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為之造字○疏當祔祭此殤之時其祝辭稱曰陽童又稱此殤曰某甫所以不呼其名者神之也

喪服小記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 注殤無變文不緆冠玄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成人為釋禫之服○疏除喪祭服必玄冠玄端黃裳異於成人之喪也言殤無變者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所以然者文不緆本服既重者意在於質不在繁縟若成人喪服初除著朝服禫祭始從玄端今除殤之喪即從禫服是文不繁縟也

乾學案三殤喪禮禮經不詳大約節目視成人而儀文稍殺之爾今就經文所有者錄之

如右

開元禮三殤之喪始死浴襲及大小斂與成人同其長殤有棺及大棺中殤下殤有棺靈筵祭奠進食葬送哭泣之位與成人同其苞牲及明器長殤三分減一中殤三分減二唯不復魄無含事辦而葬不立神主既虞而除靈坐其虞祝辭云維年月朔日告子云某兄日月易往奄及反虞悲念相續心焉如燬兄云悲慟禮凡無服四歲以上弟云某兄日月易往奄及反虞悲念相續心焉如燬弟祭兄云謹以潔牲嘉薦普淖明齊溲酒薦虞事于子某弟某兄某魂其饗之弟祭兄則云尚饗適殤者時享皆祔食于祖無祝文亦不拜設祔食之坐于祖之左西向一尉而已不祝不拜者以其從食其祖祝辭末云孫某祔食也庶子不祔食庶子之適祔如適殤禮凡無服四歲以上略與下殤同又無靈筵坐唯大斂奠而已三歲以下斂于瓦棺葬于園又不奠

政和禮三殤之喪始死浴襲大小斂及葬送哭泣之位與成人同不復無含辦而葬一虞乃除之其虞祝辭云維年月朔日辰父告子某若兄云兄告弟某若弟云弟某昭告某兄日月易往奄及反虞悲念相續心焉如燬兄云悲慟禮凡無服四歲以上云謹以清酌庶羞虞事于子某弟某兄某魂其饗之弟祭兄云尚饗適殤者時享皆祔食

陸寅許嫁殤女服議金子尤之妹死走告於予曰予妹之死距其生十五年矣宜何服予應之曰禮與律載之詳矣女在室服期殤則降曰女許嫁男子已娶者勿殤是則宜何服曰期也曰女許嫁勿殤是已禮不云乎無服之殤哭之以喪毋乃已重乎曰固也此情之所未安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解經者曰許嫁十五而笄未許嫁二十而笄成人之道也故凡言許嫁勿殤者宜斷自年十五以上為成人言之也若曰襘祫而為之服則已過矣夫禮者先王原人情而以義起者也下殤而為之服五月中殤之服七月長殤九月其生未三月者不哭也非三月之內不畜之以子女也又非薄於幼而厚於長也以為視其以恩相接之淺深緣是而為之服可以無憾矣其曰許嫁勿殤者蓋禮之以成人也非為襘祫言之也且襘祫而為之笄與字乎曰然則宜何如而可曰無服之殤其去成人也遠甚固不可以許嫁而為之服矣其或下殤也循大遠於成人也服其服可也其自中殤以上父子之情已深也則請為中殤者進而服長殤為長殤者進而服在室之服可也變於禮者之禮也抑又聞

之子之妹覲爲母執爨以供藥飼者七年毒發於頤而竟以是死焉孔子論童汪錡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推此意也即服期可也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七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八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臣秦蕙田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二十一

訃禮

雜記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禄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

注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疏不敢指斥鄰國君身故云敢告於執事也夫人大子皆當云告於執事不言者略之也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禄訃於士亦曰某不禄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禄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禄使某實

注適讀爲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爲至○疏言外臣者大夫不屬他國故云外臣自謙退無德故云寡大夫某尊敬他君不敢申辭故曰某死赴於適者謂赴於他國大夫相敵體者以其私有恩好故曰外私以訃大夫其辭得申故云某

（音世）不祿於身赴告故云使某實

劉敞曰使某實實者以異國傳聞疑言使人實之也

方慤曰使某實謂以事實來告

胡銓曰實謂身親告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疏此論士喪相訃告之稱士賤赴大夫士及他國皆云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士言外私爾

檀弓父兄命訃者 注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疏父兄命訃者亦家宰使人往相訃告也士喪禮則孝子自命訃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雖代命之猶書孝子名也

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 注赴告於君也

白虎通德論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賵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訃而葬禮也諸侯薨訃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春秋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尚告於諸侯諸侯薨告鄰國明矣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天子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子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譏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況於夫人乎

唐書任瓌傳瓌卒時有司以在外對仗白奏太宗怒曰昔杜如晦亡朕不能事者數日今瓌喪所司不以狀言豈朕意乎有如朕子弟不幸死當此奏邪自是大臣喪遂不對仗奏云

開元禮初終遣使赴於關使者進立於西階東面南上主人詣使者前北面曰臣某之父某官臣薨 若母若妻各隨其稱四品以下

言死餘同謹遣某官臣姓某奏聞訖再拜使者出主人哭入復位

弔禮

周禮天官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

凡所共者注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疏弔謂王使人弔諸侯自弔諸臣須從于行者并有贈賻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疏弔謂王使人弔諸侯之具百官當共故宰夫總戒令之

世婦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注王使往弔○疏案內宗云凡卿大夫已是以內宗言掌卿大夫文同而注異者彼上文云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文與后事相連此上文無后故知王使往也蓋使世婦致禮物亦名為弔

女御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注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云○嬪象孤卿二十七世婦象大夫女御象元士但介數依命數為差則王之大夫四命世婦之從亦四人以無正文故言蓋言云以疑之也萬斯同曰此世婦女御乃天子之妾媵也豈有往弔卿大夫之理縱云所弔者即天子之子弟則婦人無外事王朝公卿百執事具在豈無他人可使而顧使及婦人乎吾知先王必無是禮也

寺人凡內人弔臨於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注從世婦所弔若哭其族親立其前者賤也賤而必詔相之者出入於王宮不可以闕於禮

史浩曰內人弔臨於外非寺人帥之而往誰敢監臨立於前而詔相之衆安敢不肅

春官喪人凡王弔臨共介喪

注以尊適卑曰臨○疏介副也

鄭鍔曰王親弔諸臣之喪或適四方舍於諸侯卿則有副使從行曰至尊於人之祖先神明有所不敢忽適四方舍於諸侯卿之時鮮陳祥道曰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摯禮於鬼神天子以喪為摯共介喪則以介致之而已

內宗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王安石曰世婦言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則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內宗言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則凡喪皆往亦同族故也

喪祝王弔則與巫前

注喪祝隨執戈在王前

男巫王弔則與祝前

注巫祝

李嘉會曰王弔祝可往也巫何與焉祝則以辭巫則用桃茢以除害也

女巫若王后弔則與祝前

注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

典路凡弔于四方以路從

注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

夏官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

疏此等皆王親往今使太僕者或王有故不得親往故使太僕也

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 疏太僕注云王使往此亦王使往可知

御僕掌羣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

李子嘉會曰羣吏庶臣各有弔勞觀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漢征民宿備及其去也天子親享之羣吏庶民或有弔勞宜也

鄭鍔曰於吏民有哀則弔有勞則勞未嘗以其賤而遺也使御僕掌弔勞見恩意之厚

易祓曰以太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小臣掌大夫士之弔勞推之此亦羣吏之弔勞小臣掌

喪大記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為之賜

謂有恩惠也加蓋而至於臣之妻略也○疏自此至君退必奠明君於大夫及士并夫人於大夫士恩賜弔臨主人迎送之節君於世婦謂內命婦常為之恩賜則小斂而往然則君於大夫大斂是恩賜君於外命婦恩輕故既大斂入棺加蓋之後而君至也則知大夫及世婦未加蓋以前君至也

方慤曰小斂在先大斂在後喪事以速為敬故大斂而往者則為禮之常小斂而往者則為之賜也

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疏於諸妻謂姪娣及同姓女也同姪娣尊同世婦當大斂為之賜小斂焉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往但有一禮無恩賜差降之事也

徐師曾曰諸妻御妻也孔氏謂姪娣及同姓女者非故亦自謂姪娣尊同世婦當視小斂妻下疑脫既殯而往四字內命婦貴故夫人待之與君同諸妻卑故既殯而往於夫人將嫌於外命婦恩輕故與君有同異也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

沚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視負墉南面直君北房戶東北面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視祝而踊神相君之禮當節之也迎不拜拜送者拜禮君於大夫雖視大斂或有既殯之後而始往與士同也君將往使人豫戒主人主人重君之來先備月朔大奠之禮待于門外見君馬首先君而入視先道君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房之東皆負壁而鄉南墉壁也君位于阼者主人不敢有其室也執戈辟邪氣也擯者進於孝子前告使行禮喪贊曰相此云擯者以君之弔禮故以擯言主人於庭中北面拜而稽顙君舉弔辭祝以相君先踊君乃視祝而

手足踊君踊主人乃踊君來弔十與大夫其禮不同大夫若君既在阼主人在庭踊畢則釋此殷奠於殯可也言對人君可爲此奠士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君於門外君使人命反設奠士乃反入設奠主人奠畢又先出門待君君退主人門外送之而拜大夫士同

張子曰殷衆也殷奠者以盛此禮報事衆人執物以進所以表其勤也易言殷薦之上帝亦是衆進之義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注所以致殷勤也

君弔則復殯服之服新君事也復或爲服○疏臣喪大斂與殯之時君有故不得來至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於時主人則復殯時未成服之服其服苴絰兔布深衣也不散帶爲人君變服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注視世子而踊世子從夫人夫人以爲節也世子之從夫人位如視從君○疏孝子迎君之妻亦如迎君禮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階待人爲主人世子夫人之世子隨夫人入門右門亦大門也主婦臣妻也夫人來弔故婦君至之禮者亦先戒乃具殷奠夫人來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奠如婦送于門內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出門故夫人去于路寢門內拜送之主人送于大門外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

應鏞曰君臣之際猶家人也君於外內婦既殯往夫人於大夫士之家亦往弔之然蓋弔內子士妻之禮亦在其中矣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稽顙於下執妾禮猶臣禮也夫人之行世子實侍之世子視視而踊夫人則視世子而踊也退則送於門外婦人迎送不下堂而特至門者爲所尊變也其來也主人迎於門外送亦如之所以代主婦而申敬也門外者男子之所有事婦人迎送不出門雖對所尊而不敢變也古之君臣猶一體也頭目手足疾痛慘楚彼此無不相應君臣猶一家也父兄子弟吉凶休戚上下無不相關視之如一家故君喪則大夫士位乎東世婦士妻位乎西不翅父兄之痛也及臣之有故則君視之未足之虧折焉視之如一體故疾則君三問再問喪則君或撫或踊真若吾手諸婦之至君所唯喪祭爲然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侯非問疾弔喪則不入諸臣之家夫人之行必與世子偕其動也不苟矣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夫命婦之命四鄰宾客其君後主人而拜注入即位于下不升堂而立阼階之下西面下正君也衆主人南面于其北婦人即位于房中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後主人而拜者主人無二也○疏大夫下臣稱大夫也主人北面者其君即阼階下位故適于辟之所以在君之南北面也婦人之位在堂君雖不升堂猶辟于房中正君來禮亦如此不言大夫君之妻來者嘗同夫人禮也前君臨大斂哀深故不辟君今謂殯後也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本國之君或有國中大夫命婦之命或有昔經使四鄰之國卿大

夫遣使來弔若有此諸賓在庭則此大夫君代主人拜命及拜賓以喪用尊者拜賓故也然大夫君不敢同於國君專代爲主故以主人陪置君之後君先拜主人後拜不同時拜也

君弔見尸柩而後踊注君弔塗之後雖往不踊○疏皇氏曰前文既殯君往視祝而踊謂既殯未塗得有踊也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注禁君之來也○疏君來不先戒當時雖不得殷奠君去後必設殷奠告殯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戶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注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疏此明大夫斂節主人適于也出門迎君望見馬首不哭不拜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巫止門外者君臨臣喪巫祝桃茢至門恐主人惡之且禮敬主人故不將巫入對尸柩巫止而祝代入故先君而入門升自阼階也君隨祝後亦升堂即位于東序之端阼階上之東是適子臨斂處也主人房外南面者鄉者在門右君升則主人亦升立君之北東房之外面鄉南俱欲視斂也遷尸者鄉鋪絞紟衾衣加君至今列位畢故舉尸於鋪衣上也主人得告斂畢故降西階堂下鄉北立待君也君臣情重方爲分異故斂竟君以手撫按尸與之別主人見君撫尸故在堂下拜稽顙以禮君之恩況降者撫尸畢而下堂也升主人者君命升之也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北尸不當君所君又命主婦馮之主婦者君命入之也主婦入自房戶西面馮尸不得升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

敖繼公曰周官言喪祝男巫皆於王弔則然國君不得並用巫祝其在廟門外則巫前祝前互用其一所以下天子也

黃叔暘曰古者人君於臣之死也即其子位而視斂斂畢撫尸其慰禮一何厚也巫不入門而使祝先之其恭敬一何至也升主人馮之又命主婦馮之其教孝一何切也人臣於君之臨也雖當喪事倥傯之際迎而先入撫而先降必俟君命而後馮馮又不敢當君之所且於男女之別亦不紊焉細微曲折無不盡禮如此此所以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檀弓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注拜者往謝之也○疏諸侯臣之喪公來親弔或遣人來弔喪家雖無主後必有以文疏親往拜其君以謝恩疏親亦無辭死者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人往拜可也若有主後則主人自當親拜是以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注曰拜君命也弔曰寡君承事此是君來語擯者使傳辭也弔爲助事故雖君尊亦曰承事也曰臨者主人辭謝之語言君屈辱降臨某之喪稱寡君謙也若弔士則直稱君故士喪禮君使某弔如何不淑是也

徐師曾曰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言必有拜賓者兄君弔乎故君弔臣喪而喪家若無主後則以次疏親拜之若又無疏親則朋友或同州同里典舍之人皆可拜之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注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疏君於其臣當又禮識黃尚受弔及杞梁之妻不受野弔是也其或卑小之臣及庶人之等君不豫知其喪造次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也

特弔於家故喪大記於大夫及士皆親弔之

胡銓曰若齊侯哭皷無存之類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注宮殯宮也出謂柩已在路命引之以義奪孝子也三命引之凡移九步

退去也朝喪朝廟也大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弔不必於宮也○疏君於大夫之喪將至葬時必親往弔孝子於殯宮及其柩出殯宮之門孝子號慕攀轅柩車不動君奪孝子之情命遣引之引者三步則止所以止者不忍頓奪孝子之情故且止柩君又命引之柩車遂行君乃退去君或來弔終差早晚不必皆在殯宮或當朝廟明日當發之時或已出大門至平生待賓客矣舍之處孝子哀泣停柩不行君於是始弔弔畢君命引之使行亦如上來如是者三之事

張氏曰禮弔於葬者必執引君尊故命人引之也

雜記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稽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注主人拜踊於賓位不敢迫君也君即位車東出待不

柩車而君來弔君位於車東故主人在車東北面而拜門內出故右在東北據車門內出待者孝子哭踊畢而先出門待君以君來則拜若門外來則右在東北據車門內出故右在西孝子拜君竟從位立近門內西邊也

送今君弔事竟不敢必君久留故孝子先出待君出也反而后奠者君使人命孝子反還喪所而后設奠吉柩知之或謂此在廟載柩車時與謂反設祖奠也

禮運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

陳澔曰諸侯於其臣有問疾弔喪之禮非此而往是戲謔也敗禮之禍恒必由之

喪服小記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注君爲之主弔

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疏案士喪禮君弔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入門右北面君升主人中庭拜稽顙成踊彼爲主人爲主故中庭拜今鄰國君君爲之主拜賓則主人中庭北面哭不拜曾子問稱季桓子之喪衛君來弔魯君爲主季康子立於門右北面拜而後稽顙故識其喪有二主當惟哭踊而已是於禮不拜也

乾學案儀禮士喪禮篇有國君弔臨之禮已見第四十三卷不重載

雜記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

西於門注賓立門外不當門主孤西面注立於阼階下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

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注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擯者痛之甚使某弔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注稱其君名者君薨稱子某使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注于孤子也降反位者出反門外位○此明諸侯相弔之禮門西大門之西也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注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其實爲哭耳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注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宗人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

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

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注賓三辭而稱使臣爲恭也爲恭者將從其命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作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注拜客謝其厚意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注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上客行臨哭之禮

乾學案雜記本文此節之上首節弔者之下有使者含襚賵三事今將含襚賵採入下篇故茲不載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注辟其痛傷己之親如君○疏此謂國有君喪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也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注功衰既練之服也諸侯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疏重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也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來弔以義斷恩之親喪則不著己功衰而著彼親之服也功衰雖不弔人若自有五服之服以哭之申於骨肉之情故也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練則弔注父在爲母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然則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矣○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注聽猶待也事謂襲斂執紼之屬○疏既葬大功者謂身有大功之喪既葬之後往弔他喪弔哭畢即宜去不待主人襲斂之事期喪練弔則亦然也

○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不執事注謂爲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疏期喪未葬謂姑姊妹無主爲之服期未至於葬往弔鄉人之喪哭畢則退不待主人襲斂之事也如姑姊妹期喪既葬受以大功衰此後若弔鄉人其情稍輕於未葬之前得待主人襲斂之事但不親自執事經百六期喪鄭知是姑姊妹無主者以前二大功既葬始得弔人今此期喪未葬已得弔人明知是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女未嫁見反葬女氏之黨此姑姊妹已於他族成婦日久但夫既蚤死故殯在夫族

於禮注禮饋奠也○疏執事擯相也禮饋奠也緦小功服轉故未葬便可弔人爲彼擯相但不得助彼饋奠爾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注此弔者恩淺厚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惠遠也相見嘗執摯相見也附皆當爲祔名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名而來趨喪情既輕故柩出廟之宮門而退去相問謂曾相餉遺恩轉厚故至葬竟孝子反哭還至家時而退也微深故待柩出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去相問謂曾相餉遺恩轉厚故至葬竟孝子反哭還至家時而退也退相見謂身經自執摯相詣往來恩轉厚故至葬竟孝子反也盈坎謂空竟以土盈滿其坎四十強朋友疇昔情重生死同殷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注言弔者必助故至主人虞附而退也

主人之事從猶隨也成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丁壯時

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注非鄉人則長少皆反優遠也○疏弔喪本是來助事非爲空隨主人而已故年二十以上至四十強壯者皆執紼也鄉人同鄉之人也五十始衰待主人空竟而反哭故鄉人反哭四十強壯不得即反待土滿坎而反也若非鄉人則無問長少皆從主人歸優饒遠者

曲禮齊者不樂不弔注爲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

呂大臨曰古之有敬事者必齊齊者致精明之德也樂則散哀則動皆有害於齊不樂不弔者全其齊之心也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注人恩各施於所知也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說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蓋本傷辭辭即退者哭之疏此論弔傷之法若存與亡並識則弔辭傷辭兼行若但識生惟設弔辭而無傷辭但識亡惟施傷辭而無弔辭也

方慤曰不知生而弔之則其弔也近於諂不知死而傷之則其傷也近於僞

應鏞曰弔者死之恤乎外傷者情之痛於中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呂大臨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也已所問不由於誠不如勿問之矣

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盧植曰畏者兵刃所殺也

王肅曰犯法獄死謂之畏

方慤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其有畏而死者乎三者皆非正命故先王制禮在所不弔者乎孝子舟而不游其有溺而死者乎孝子舟而不游其有溺而死者乎三者皆非正命故先王制禮在所不弔但其辭未易致爾若爲國而死應鏞曰情之厚者豈容不弔於兵亦無不弔之理若齊莊公於杞梁之妻未嘗不弔也陳澔曰愚聞先儒言明理可以治懼見理不明者畏懼而不知所出多自經於溝瀆此真爲死於畏矣似難專指戰陣無勇也或謂猥狠亡命曰畏通典魏王肅聖證論鄭玄曰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設使聖人卒離不幸可得不痛悼而罪之乎非徒賢者設有罪愚人亦不得不哀傷之也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注氣力始衰○疏五十既衰越疆則道路遥遠弔人又悲感衰戚恐增衰故不許

陳澔曰始衰之年不可以筋力爲禮也

弔於人是日不樂注君子哀樂不同日於是日哭則不歌○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注不通於外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注以全哀也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注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柩亭歇者○疏引紼引棺索也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則餘人不得遥行皆散而從柩至壙下棺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示助力也贏餘也從柩者是執引所餘之人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注不以賤者爲有適者主○疏適子主喪庶子不敢受弔明己卑降適也大夫庶子不受弔則士之庶子得受弔也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所識謂識其人以見親也

吳澄曰所識之人其家若有同居之親死自當往弔雖其兄弟之不同居者亦皆弔之蓋厚於所識故推其恩愛以及於其有服之兄弟者如此不同居者皇氏以爲小功以下之親小功以下兄弟服輕尚弔況其大功以下服重者乎孔疏同鄭注以爲所識者死而弔於其不同居兄弟之家不如皇氏之說爲當案記文言皆弔夫喪無二主若所識一人死而皆往弔其不同居之兄弟則一喪不止一主矣古無是禮也

少儀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鄭斯同曰喪不行賓客之禮故願比於執事者童子不能執事但來聽命於主人故曰聽事公卿家臣有司徒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是也其官主徒役之事故曰聽役於司徒

尊長於己踰等喪侯事不犆弔注踰等父兄黨也不犆弔不敢故煩動也○釋文犆音特本亦作特

○疏若尊長家有喪則待主人朝夕哭時往弔不非時獨弔

雜記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注客始來主人不可以殺禮待之○疏喪服將終猶有餘日未滿若有人始來弔當爲位哭踊不以殺禮而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奔喪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注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自外來使也主人墓左西面

陳澔曰已所知識之人死而往弔之時已在葬後必先哭於其家以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故也主人墓左西向賓北面向墓而踊同主人拾之然必主人先而賓從之故曰從主人也言皆者必於家於墓皆踊也

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

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

曾子問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注爲其苟語忘哀也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注爲彼哀則不孝於親也爲親哀則是妄弔○疏君子行禮必使外內相副用外之物以飾內情故備裝以飾哀痛之情若身有重服而弔他人則弔與服並虛也何者已有喪弔彼而哭哀彼則忘已本哀是已服爲虛也若心存於已哀忘彼而哭彼則是於弔爲虛也故曰不亦虛乎

吳澄曰練者一期之後羣立同羣而立也旅衆也旅行由衆而行也重喪雖已期猶且不與人並立並行恐與人相語而忘己哀親之情又豈可忘己親之哀而哭弔以哀他人之親乎

呂坤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此非孔子之言也爲吾親而哭者吾不哭其親爲吾而弔者吾不弔其人鄉鄰可也伯叔舅姑兄弟之喪是可已乎此非孔子之言也

檀弓曾子弔於負夏注衛地主人既祖填池注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填池當爲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推柩而反之注反於載處檠曾子弔欲更始降婦人而后行禮注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蓋欲矜寧於賓於此婦人皆非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注且未定之辭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注明反柩非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注善子游言且服○疏曾子弔於負夏氏正當主人祖祭之明旦既徹祖奠之後設遣奠之時而來弔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去遣奠更設祖奠又推柩少退而反之嚮北案既夕禮既祖而婦人降蓋既祖柩車南出階間既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間今柩車反還階間故婦人辟之升堂至明旦婦人從堂更降而後乃行遣車之禮從曾子者意以爲

疑故問之曾子既見主人禁己不欲指其錯失爲之隱諱云祖是行之始未是實行且去往二者皆得既得見往何爲不可以反俗明日乃去此不顧道理以揖給說於人也從者又疑遂問子游曾子聞子游之荅是自知己說之非故善于游多猶勝也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所說出祖也

陸佃曰池窴坎也既祖則填之故曰主人既祖填池孔叢子曰埋柩謂之肆肆坎謂之池是也

胡銓曰池以竹爲之衣以青布喪行之飾也填謂縣銅魚以實之謂將行也鄭改爲奠徹未詳

吳澄曰多矣乎猶言其贅也祖者行之始柩既出而爲行始矣豈可再入而反宿乎此禮之所無故爲贅而謂之多矣乎也胡氏不改填池二字則填當讀爲陁刃切填猶云安頓也謂已安頓棺飾之池而將行也但考之士禮填池在朝祖後階下載柩之時今二字在既祖之下則亦可疑未敢必以不改字爲是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注以其無服非之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注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人非之也若有服者雖緦亦往也○疏曾子與子張無服不應往哭故或

劉氏曰曾子嘗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適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既聞此矣而又以母喪弔友必不然也凡經中言曾子失禮之事不可盡信此亦可見

陳澔曰以喪母之服而哭朋友之喪容不往哭之又不可釋服而往但往哭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

宿于廟垂涕洟注主人文子之子簡子服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往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注中禮之變○疏涕洟衣是既祥之麻衣練冠謂未祥之練冠始死至練有衰弔是有文之禮祥後衰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舉動也中當於禮之變節也

陳澔曰將軍文子即彌牟也禮無弔者深衣吉凶可以通用小祥練服之冠不純吉亦不純凶廟者神主之所在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不哭而垂涕哭之時已過而哀之情未忘也子游善其處禮之變故曰其動也中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冉有曾子與子貢弔焉闇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廢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闇人辟之子游入闇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注闇人守門者脩容可莊飾也子貢先入闇人既不敢止以言下揖禮之也○疏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闇人拒之二子退而脩容闇人雖愚猶知敬畏二子涉至內霤卿大夫皆逡巡辟位公於堂上降階一等揖而禮之君子遂美之云凡人盡其容飾行之可長遠矣

陳祥道曰曾子子貢弔於季孫氏當其容之未修也闔人拒之而不內及其既修也闔人敬而辟之涉於內當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夫以闔人之愚卿大夫之貴哀公之尊而容之所施猶足以動之況其不愚不貴不尊者乎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注成公喪在魯昭三年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魯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也惠伯慶父之孫之子名椒介副也郊滕之近郊懿

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

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不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注行弔禮於野非無所辱命辭不受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于奪杞梁殖綏之以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注杞梁即杞殖

昭公二十年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注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家語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

在封内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等也○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禮乎孔子不荅他日又問孔子曰始死則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女何疑焉○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内之士聞諸曰丘弗聞也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

晏子春秋景公遊于蕩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駟驅之而因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旦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不加於寡人而加於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

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

孟子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集注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集注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治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孔叢子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弔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國君弔君主之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韓君乃止

符子陶朱富者朱公喪其中子鄰人往弔之朱公方擁膝蹲踞捧頭而笑鄰人曰聞有喪將唁子之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唁何鄰人之不通也

白虎通德論禮檀弓曰曾子有母之喪弔子張子張者朋友有服雖重服弔之可也○婦人不出境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泆也禮雜記曰婦人越疆而弔非禮也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禮妻為父母服夫亦當服

乾學案雜記之文是言君之夫人歸耳非謂君與夫人俱歸也白虎通之言別是一說採之以備異聞

有不弔三何為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為不義故不弔也○臣子死君往弔之何親與之共治民恩深義重厚欲躬見之故禮雜記曰君弔臣主人待于門外見馬首不哭君至

主人先入君升自阼階西向哭主人居中庭從哭

漢書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曰吁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消龔生竟夭其天年非吾徒也

蔣詡遭父憂弔者盈門後母疾之不與席不得止舊廬於側作小菴往如舊也

東觀漢記祭遵病薨喪至河南詔遣百官皆以喪服上車駕素服往弔望城門舉音遂哭而止哀慟復幸城門遇喪車瞻望涕泣上親臨祠以太牢儀如孝宣帝臨霍將軍故事

續漢書郭泰退身隱居教授徒衆甚盛喪母友人或千里來弔之

謝承後漢書徐孺子不就諸公之辟及有喪者萬里赴弔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以一兩縣絜漬酒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家隧外以水漬縣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釃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

雞徑到所赴家遂以水漬縣使有酒氣以雞置前祭畢便去

後漢書徐穉傳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

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預備炙雞一隻以一兩縣絜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家隧外以水漬縣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釃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

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荀爽傳時人雖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爽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

郭泰別傳賈淑林宗鄉人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弔之而鉅鹿孫咸直亦至咸直

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而謝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與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

〔語林〕陳元方遭父喪形體骨立其母哀之以錦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錦被而責之賓客絶百許日

〔後漢書禮儀志〕朝臣中二千石將軍卒使者弔祭○君臨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絰去杖望馬首如禮免絰去杖不敢以戚凶服當尊者

〔通典〕劉表喪服云君來弔臣主人待君到脫頭絰貫左臂去杖出門迎門外再拜乃還先入門東壁向君讓君於前聽進即堂先哭乃止於廬外伏哭當先君止君起致辭子對而不言稽顙以荅之

後漢劉德問曰君弔大夫迎于門外又拜送于門外大夫弔不迎于門外今時縣令長弔主人待之當依國君來弔禮與依大夫來弔禮也又當去杖其至皆如故無可舍邪又今時丞尉來弔待之當云何田瓊荅曰今之君與禮所云君輕重不同若必欲依之令長宜依國君丞尉宜依大夫君於禮但見去杖戢杖其餘不見也今於君弔以首經貫臂遣人則不釋之而已

魏明帝弔陳羣詔曰司空今遭母憂當遣使者弔祭如故事尚書司馬孚奏尋故事自魏興無三公喪母弔祭輒訪韋誕王肅高堂隆秦靜等云漢太傅胡廣喪母天子使謁者以中牢弔祭送葬王肅議禮臣有父母之喪訃君弔之弔諸臣之母當從夫爵

王肅云禮有親喪而君來弔則免絰貫左臂去杖迎拜于大門之外見馬首不哭先入門右庭中北面君升自

東階南面哭主人乃哭君出又拜送大門外又案禮三年之喪終服不弔期之喪既練而弔大功之喪既葬而弔

賀循喪服要記古之弔者皆因朝夕哭而入弔賓至主人即出中門外西面北上拜賓入門即位于堂下當陛西面賓即位哭哭止主拜之

王隱晉書何劭爲司徒羣養子岐爲嗣桑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今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強侮弱粲乃止也

鄧粲晉記阮籍能爲青白眼禮法之士輒以白眼對之宗正嵇喜康之兄也聞籍喪弔焉籍以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

裴楷別傳裴楷少知名而風情朗悟初陳留　母喪弱冠往弔籍乃離喪位神志晏然至乃縱情嘯咏旁若無人楷不爲改容行止自若遂便率情獨哭哭畢而退威容舉動無異

晉中興書周嵩兄顗既被害王敦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弔敦甚銜之

世說新語顧彦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彦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王東亭珣與謝公安交惡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珣小字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謝公部下吏不聽前曰官

平生在時不見此容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

末婢手而退（末婢謝琰小字安少子）

通典宋崔凱云有弔賓主人迎即位中門外西面北上衆賓東面者北上門西北面者東上主人拜賓旁三拜衆賓不荅拜主人入即堂下朝夕哭位衆隨入如外位也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主人哭弔者皆哭退出主人拜中門外如初弔辭至主人前曰聞君有某之喪如何不淑此各主於其所淑傷辭詣喪前曰子遭離之如何不淑此各主於其所知也若有知生又知死者傷而且弔也又曰同僚賓客相弔者因主人朝夕哭而往弔也又曰凡賓客來弔其人（凡言孝者即喪主也）皆當位東階下西面不得廬中長吏自弔其人左貫首經出迎還入門君至門謝孝還位乃從命還位若不謝遣者君向柩哭則孝當伏孝當後哭先止所以不使君甚哀也哭訖君遣還位乃從命還位則哭不得入廬也哭位在東階下辭去孝子哭止君先出孝後出於門外見馬而拜訖哭而還也若有命止令勿出亦便隨從命也羸可使人自扶若病不能者君至自杖而已

○樂亮問徐廣曰君弔之儀雖在於禮未審皇子之弔受弔爲當迎送及拜以不當於廬室主當別施位邪若別施位者應在何處即位爲應立應坐君弔雖已葬主人必免此禮已廢並未詳既小祥重服已除正當即以練冠功衰受弔邪徐廣荅曰皇子之儀揖而不拜然猶應以練冠功衰迎立于戶側皇子向戶揖訖伏廬室而哭及皇子前執手時乃可長跪受之去出室還至戶更哭

開元禮賓至掌次者引之次賓著素服相者入告內外

衰服相者引主人以下立哭于阼階下婦人升哭于殯西相者引賓入立于庭北面西上爲首者一人進當主人東面立云如何不淑主人哭再拜稽顙爲首者復北面位弔者俱哭十餘聲相者引出少頃相者引主人以下各還次○勅使弔使者公服入立于寢門外之西東面相者入告主人素冠降自西階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立于門右北面內外皆止哭開帷帷堂之帷事畢則下之使者入升立西階東面進主人於階下北面使者稱有勅主人再拜使者宣勅云某封位薨無封者稱姓位四品五品云某封喪倣同情以惻然如何不淑主人哭拜稽顙內外皆哭使者出主人拜送於大門外親故爲使弔者既出易服入向尸立哭十數聲止降出主人唯勅使出升降自西階主人升降自西階者親始死未忍當主位○州縣官長弔若刺史哭其所部主人設席于柩東西向刺史素服將到相者引主人去杖立于門內之右北面刺史入升自東階即座西向坐哭主人升就位哭刺史哭盡哀將起主人降復階下位刺史降出主人拜送於大門外杖哭而入○刺史遣使弔若刺史遣使者至掌次者引就次內外俱哭使者入就堂上位內外俱哭使者素服執書相者引入門而左立于階間東面使者致辭主人拜稽顙相者引主人進詣使者前西面受書退復位左右進受書主人拜送于位相者引使者出使者若自入弔哭如常儀客出少頃內外止哭各就次

朱子語類開元禮有刺史弔吏民之禮略如古者國君弔臣禮本朝刪去此條

乾學案今世士大夫遭喪地方長吏無有不

弔者主人之待之也亦與他賓客無甚異此舉世所通行不足爲重惟唐時以刺史而弔吏民斯爲異事爾然安知所謂吏民者非即縉紳之士乎蓋古人稱守令爲君凡縉紳在其封內者皆爲治民故開元禮總名之爲吏民爾若夫田瓊之說待令長以國君之禮待巫尉以大夫之禮此在爾時則可若欲施之於今日不已過乎

政和禮品官儀弔者至掌事者引之次素服若主人未成服弔者不變服贊者入告內外衰服贊者引主人以下立哭于東階下婦人升哭于殯西弔者當主人前云如何不淑主人哭再拜稽顙爲首者進當主人前云如何不淑弔者俱哭十餘聲乃出少頃主人以下各還次

庶人儀弔者至掌事者引之次素服若主人未成服弔者不變服贊者入告引主人以下立哭于東階下婦人升哭于殯西弔者入立于庭北面西上爲首者進當主人前云如何不淑主人哭再拜稽顙爲首者復位弔者俱哭十餘聲乃出少頃主人以下各還次

司馬氏書儀凡弔人者必易去華盛之服喪大記小斂真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弔子游弔人襲裘帶絰而入古者弔服有絰唐人猶著白衫今人無弔服故但易去華盛之服亦不當著公服若入廟則須具公服靴笏也作名紙右卷之繫以線題其陰面凡名紙古者左卷之題陽面凶者反卷之陽面在左陰面在右曰某郡姓名慰同州之人則但云同郡皆不著官職先使人通之主人未成服則護喪爲之出見賓曰竊聞某人薨沒尊官則云薨沒或云捐館卑官則云傾逝少年則云天沒後書倣此如何不淑因再拜護喪答拜曰孤某遭此凶禍蒙慰問若有賻襚則并言之以未成服不敢出見不勝哀感使某拜又再拜此爲子孫被髮徒跣者不出其餘皆出喪大記曰未

小斂大夫爲君命士爲大夫出賓
主人升降未敢由阼階禮也賓
者必有感容曲禮臨喪不笑入臨不翔檀弓曰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孔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又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若在喪者家談笑諧謔豈弔人之道邪若賓與亡者爲執友則入酹婦人非親戚及與其子爲執友嘗升堂拜母者則不入酹名紙既通喪家於靈座前灶香澆茶斟酒設席褥
家人皆哭若主人未成服則護喪出延賓曰孤某須矣
賓入至靈前哭盡哀古禮弔人無不哭者世俗皆以無涕爲僞哭故恥之弔酹多不哭人之性自有少涕淚者不可必責於人孔子弔於舊館而出涕亦鮮矣若知生而不知死勿哭可也若親戚朋友死安可以不哭哉乃焚香再拜跪酹茶
酒俛伏興再拜主人被髮徒跣扱上衽自檐左哭而出
賓東向弔主人西向稽顙再拜秦穆公弔公子重耳稽顙不拜以未爲後是故不成拜今人衆子皆拜非禮也然恐難頓改賓荅拜主人興進謝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
親蒙賜沃酹不勝哀感又再拜賓荅拜賓主相向哭盡
哀賓先止寬釋主人曰脩短有命痛毒奈何望抑損孝
思俯從禮制主人官尊則云伏望揖而出主人不送哭而反護喪爲

之送賓若主人已成服則自出受弔畢若賓請入酹則
主人命灶香斟茶酒于靈座前家人皆哭主人揖賓遂
導賓哭而入賓亦哭而入至靈座前主人立于賓東北
向立哭賓酹如上儀酹畢主人西向謝賓曰已辱臨弔
重煩沃酹不勝哀感稽顙再拜賓荅拜相向哭寬釋如
上儀賓出主人送至聽事如常儀自有三年之喪則不
出弔人爲其以人之親忘己之親故也期喪十一月已後可以出弔如有服
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謂有服之親死而往哭之非弔也服其服謂新死者之服也事見雜記檀弓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若○凡弔及送喪葬者
執友死雖齊衰亦可以往哭曾子之哭子張是也
必助其喪事而勿擾也助謂問其所之分導營辦貧者爲之執紼負土之類擾謂受其飲食財貨
朱子家禮凡弔皆素服慘頭衫帶皆以白生絹爲之
問今弔人用橫烏此禮如何朱子曰此是玄冠以弔
正與孔子所謂羔裘玄冠不以弔者相反

丘濬曰各隨其人所當服之衣而用縞素者案本注幞頭衫帶皆以白生絹為之今制唯國恤用布裹紗帽其餘則不許有冠者衣可變而冠不可變若無冠者用素巾可也

儀節弔者至護喪先入白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就位哭以待就位靈座前上香

詣靈座前上香向立賓弔主人曰不意凶變某親某官如何不淑隨意致辭亦可興平身弔者拜主人答拜尊長來弔不拜主人致辭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非父母及承重不用此二句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主人拜弔者答之禮畢弔者退主人哭入喪次護喪代送出或少延待一茶案家禮末小斂則已有親厚者入哭條愚既從為儀節矣而又為此者蓋未成服以前來弔者用前儀成服以後來弔者用此儀有祭奠用下儀

朱子弔說凡弔禮聞其初喪未易服則率同志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為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幙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白生紗絹為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唱如賻禮或以泛食獨其役夫及為之幹事過期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喪家不能往卒哭大祥小祥皆當常服弔之○喪家不可具酒食衣則遣使致奠就外次弔服拜哭而送之惟今親篤友為然

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宋名臣言行錄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兩省欲往奠司馬光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今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輒遂以鄙語戲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

呂大鈞弔說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如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為之致力焉始則

致合襚以周其急三日則具糜粥以扶其贏毋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賵焉不足則贈焉不足則賻焉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辭不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賓見主人無有荅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為衣服飲食以奉之其常賓故止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為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撿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廢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又能以力之能及為營喪葬之未具者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隷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為賵與賻凡喪家之待己者悉以他辭受焉庶幾其可也

朱子語類問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如未有吉日獨不當弔乎朱子荅曰無不弔之禮○問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施於有服之親及情分之厚者則當若泛常之弔只當於行弔之時不飲酒食肉如何朱子荅曰有服則不但弔日不飲酒食肉矣其他則隨情分之厚薄可也

明會典品官儀始死訃告於親戚僚友弔者至執友親厚之人則入哭臨尸盡哀出拜靈座上香再拜遂弔喪主相持哭盡哀喪主以下哭對無辭凡弔者奠賻皆有狀先具刺通名喪主炷火然燭布席皆哭以俟護喪者出迎賓賓入至聽事進揖曰竊聞某人傾背不勝驚怛敢請入酹并申慰禮護喪者引賓入至靈座前哭盡哀再拜焚香跪酹祭酒俯伏興護喪止哭者祝跪讀祭文奠賻狀於賓之右畢興賓主皆哭盡哀賓再拜喪主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亦哭東向荅拜進曰不意凶變某親某官奄忽傾背伏惟哀慕何以堪處喪主對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伏蒙奠酹并賜臨慰不勝哀感又再拜賓荅拜又相向哭盡哀賓寬譬喪主曰脩短有數痛

毒奈何願抑孝思俯從禮制乃揖而出喪主哭而入護喪者送至聽事茶湯而退喪主以下止哭（亡者官尊即云薨逝稍尊即云捐館生者官尊則云奄棄榮養）

庶人禮凡來弔者必素服奠用香茶燭酒果賻用錢帛先具刺通名乃入喪主哭以俟護喪出迎賓入至廳事進揖曰竊聞某人傾背不勝驚怛敢請入酹并申慰禮護喪引客入至靈座前哭盡哀再拜焚香跪酹茶酒俛伏興護喪止哭者祝跪讀祭文奠賻狀於賓之右畢興賓主皆哭盡哀賓再拜喪主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亦哭東向荅拜進曰不意凶變某親奄弃色養伏惟哀慕何以堪處喪主對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伏蒙奠酹幷賜臨慰不勝哀感又再拜賓荅拜又相向哭盡哀賓寬譬喪主曰脩短有數痛毒奈何願抑孝思俯從禮

制乃揖而出喪主哭而入護喪者送至廳事茶湯而退喪主以下止哭

賀欽醫閭集門生有居喪而外父死議往弔之或曰禮三年之喪不弔先生曰此非尋常弔者此乃重喪未除而遭輕喪服其服而往哭之禮也

呂坤四禮疑哀以衣掩口也弔以市弔者傷不傷惟其情○生不相見者死不相弔執友之妻之母入弔可乎禮遠別情近親君子寧處於疎○温公有言入弔執友之妻之母之文然必生時數相見情相關又年各長老入弔可也若無親親之情只宜拜於門外蓋疎別之禮也○非人情也三族五服之親是可已乎禮喪歷溺生死不可廢爾○又曰三不弔非人情也皆不弔甚遠於人情父母妻族及五服之喪非五服不入奠奠於戶外拜於階下非卑宻也男女之別死猶二

乾學案古之弔禮不一有因凶災而弔者宋遭大水魯使弔之是也有因疾病而弔者子夏喪明曾子弔者是也有因失國而弔者魯昭出疆齊人來之是也有因不在喪禮中茲皆不入

宋董祥讀禮紀略曲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今雖不能從古亦須於禮無悖如弔帖稱於生者奠帖稱

於死者人能知之間有弔帖亦稱於死者謂奠則必不可稱於生乃至男子稱名以奠婦人此豈禮哉案禮男女不通問婦人之喪有子姓饋奠之禮而無朋友拜饗之體若果同學世誼或可拜奠其母奠帖稱於其夫夫死從子稱於其子書奉奠某母某某人靈几如是則弔必以生而奠則男女異稱也古人奠不為文告辭不過申其饋獻稱致祭文及稱奠文者俱謬晦菴公曰未葬時奠而不祭虞始用祭既有文則是祭而非奠虞顒不可行至於朋友之妻決無奠拜之禮弔其夫或弔其子可也夫禮嚴內外男女有別瞻其像而拜之令其夫之友而共饗之是以其死而忽諸也夫繪像止為傳諸子孫俾得思其笑語之意縣諸素幃端拱而受賓朋之跪拜非禮也況婦人之像乃可縣之於外以示羣賓邪致奠者固為失禮縣像以受之用贊以呼之對諸賓朋而進饗之寧有是哉靈其有知能無憾乎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八

弔禮

晉書王祥傳祥蒙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戚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

孫晷傳晷未及大斂有一老父縗袍草屨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於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貌有異而莫之測也

張師正倦遊雜錄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循時態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於莆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欄鞋與二十餘生門以手據地膝行號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居喪笑受弔即寺李講書備匍匐